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二月第一百三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ruary 2013



- 法國鄉村的房屋
- 卻而斯·司未其兩首
- 溫柔的磨蝕——李陳本銘紀念詩集
- 互文的詩學：梨青與他的巴爾幹半島



目錄

No.134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秀陶	蠟像	3
秋原	午餐後的鈕扣	3
陳銘華	急急如 Hips	3
嚴力	就這兒了／見識	4
章治萍	春蚓出動的聲音	4
醉馬	關於釣魚島	4
桑克	辛卯臘月廿七謁郊縣茨芭鄉蘇墳村蘇軾墓	5
戚揚	雨：關於一次邂逅和逃亡	5
俞昌雄	等待修理的鐘 三首	6
夏子	第一個簡訊之後	6
西楠	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才是耍流氓（麼？）	6
達文	塵緣 五首	7
周道模	在耶路撒冷的哭牆前我默默地祈禱	7
雷默	冬天正在來臨／雛鳥	7
藍亭	絕句 三首	8
蔡可風	只邊明月	8
余問耕	風箏／問耕	8
遠方	窗外，下班時分	9
古松	釋囚	9
林明理	我曾在漁人碼頭中競逐	9
彭國全	故我詩我在	9
熊國華	我的 2012 年 12 月 21 日	10
馮冬	屋頂的孔雀／寓言	11
故人	玄機	11
李斐	Sandy Hook School 20 名學童……	11
半瞧	賞秋子指畫花卉／聖誕歸途	12
謝勳	卡在荒蕪的隙縫中	12
謝振煜	朋友／敵與友	12
于中	溶入滄海	12
杜風人	新出土的長城真相 三首	13

銀髮	又秋天了	13
小寒	四不像	13
輕鳴	一氣 三首	14
冬夢	深呼吸	14
陳葆珍	美利堅的歲晚	14
浮萍	今年這首詩很短	14
趙明	湄江那些舊事	15
林小東	晨中觀蓮	15
王婉娜	這算是緣嗎？	15
夢娜	廢墟上的魂	16
施漢威	愛情多稜鏡	16
依雯	忐忑	16
刀飛	那張早逝的臉	17
石羚	梵音／春／記憶樹	17

譯詩

非馬	雙語詩兩首	17
木也	法國鄉村的房屋	18
伊沙、老 G	最好的湯瑪斯 第一輯	19
秀陶	卻而斯·司未其兩首	20

評介

李進文	向時光說分明	20
向明	樂活在當下	22
秋原	溫柔的磨蝕	23
Krinka Vidakovic-Petrov / 余麗文博士		
互文的詩學：犁青與他的巴爾幹半島 29		
劉荒田	我所欣賞的“日記體”	33
劉耀中	喬伊斯是個詩人嗎？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武夷山剪影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蔡克霖（南京）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蠟 像

他們說今明兩晚將是最冷的，大約因過了星期一，甚至星期二才會回暖一些。在這個星球住了七八十年，對這些個什麼冷了暖了早已適應，了不起也不過是加一件衣服或者減一件而已。連颱風地震也都經歷過無數次，何況這些小兒科……

從床邊到洗手間是七步；從便桶下淋浴是一步半；浴室去廚房泡茶處是十七步；而後去到餐檯頭的電腦處是六步。每日就在這幾點之間移動。就算不走兩點之間最短的直線，一日下來也不過那末一兩百步而已。要是能把這幾點集中到伸手可及的一處，就連這一兩百步都可以省了（或者兩條腿也可以省了）

三五日不出門是常事

有時就算踏出大門，也常不過是小立前院三五分鐘，親近一下南加州這長年黃澄澄的陽光和這永遠吹而不寒的軟風。有幾次湊巧看到東西走向的 metro link，總是那樣六節車廂，總是那樣有開著的有閉著的車窗，也總是那樣零零落落地坐著幾個不動的人，彷彿幾次我看到都是那幾個相同的人東東西西地把無聊這樣地搬來搬去

修暖氣的工人連來了三天，今天快完工時，在後院抽煙。我聽到他不知在與誰通電話“……管事的是太太，先生只是每天坐在那裡，幾個鐘頭都不動，要不是右手食指有時點一下，這真像個蠟人哩……”

午餐後的鈕扣

1.
那是一家相當安靜的餐廳。我們點的幾乎全是蔬菜，吃起來濃淡得宜，色香味俱佳。當然，最可口的還是我們的話題——從五味雜陳的少年往事，到諫果回甘的“道”、另外加了一點辛辣的自殺、還有略帶苦澀，淡淡的離愁……你說：“孤獨，也是一種味道！”

那天的天氣有點冷。太陽彷彿冬眠。離開餐廳前你穿上一襲黑色大衣。扣到第三顆鈕的時候，你微笑說：“鈕扣掉了還沒縫上去！”你從口袋裡掏出一顆圓形的黑色鈕扣讓我看。你把腰帶繫在沒有鈕扣的位置上。出了餐廳，我們在街的角落說再見，然後各自開車轉了一個彎走了。

（一生中，我們有幾個轉彎？）

2.
大衣的鈕扣讓我想起古代的刑具——囚犯的脖子被套上一塊木製的“枷”。手腳被鐵鏈鎖著的“鎖”。噢！鈕扣不就是衣服的囚犯嗎？如同我們也不就是衣飾、汽車、房子、存摺、忙碌的生活、空洞的價值、世俗的規約……這一切的囚犯嗎？

我突然很想告訴你：不要把掉落的鈕扣重新縫上。讓它們自衣服解脫吧！如同鳥從籠子解脫。

我也很想告訴你：去吧。把一切枷鎖打破，擁抱自由。把怯懦的安足、庸俗的快樂都甩到背後。遠行去吧！去尋找你要尋找的。尋找你自己。也許到最後，除了虛無，什麼也找不到。然而，不用說路上有的是風景或風暴，光是作出要遠行的這個決定，就已經令人興奮不已！

2013年1月定稿

急急如 Hips

第一次遇見你，正值六七十年代戰爭和反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你披頭散髮胡服胡語唱著“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卻揹著吉他愈行愈遠……我茫然未解，只感到好像滿懷逸興壯思飛，又好像帶點飄泊流浪的憂傷

第二次再見你，我已經囫圇讀遍你留下的五千個字，但腦中依然一片空無，只能遠遠望著那騎牛西去的背影

這之後離亂頻仍，再也沒有你的任何訊息。直到近幾年在彼此的故土上逛來逛去，才偶爾看到你每次都巍然不動，鬢髮脫落，鬚髯飛霜，可幸眼中神采依舊。我好幾次打算伸手相認，只不過幾世幾劫後彷彿終於領悟了“無為而無不為”的真意！但我還是不知回去如何面對那些“讀書不求甚解”的共和黨人，他們極力主張小政府，卻刻意忘記了自己烹調大鮮小鮮都僅有一種既“熱氣”又易於“痰上頸”的“炸”的方法

2012年8月26日泉州

■ 嚴力

就這兒了

臉和手臂上的
汗毛通道突然拓寬
我誤闖了冬天對面的領地
抬頭四顧
枝杈裏的路牌清晰可見
我還能去哪裡
綠色的封面詞在大地上飄逸
根在封底努力地把營養翻譯
眾鳥還在不斷地把
綠芽從土中叫出來……

就這兒了
我把新的 E-Mail 位址
發了出去

2012.4

見 識

作為網管
我截獲了蜜蜂與蘋果花的郵件
有關授粉事宜
花朵的道德底線並不苛刻
任何枝杈只要能接出果實
就不分小二小三
而蜜蜂也不在乎
果樹能否為其蜂巢投保保險
信中還提到了人類的繁衍
它們特別能理解亞當每年都要去
批發夏娃的蘋果

作為網管
這些截獲的郵件
確實繁衍了我的見識
見識也不分二三

2012 · 11

■ 章治萍

春蚓出動的聲音

一、
不速之客
於凌晨於無人處
深入詩的墓地
尋找熟悉的聲音
或者
陌生了的花環
不得
回來的巷口
籌謀詩販們的早市
學會起立
然後坐下
聽年輕的老師講述我們
要得

二、
在鳥語花香的五月
就這一個五月
我分明聽到
春蚓出動的聲音
以及
曾經被我們毆打過的嫖客
發出真理和子彈
便是在恪守行距或者字間的法律面前
我分明聽到暫態的燦爛
和
掩埋過的淚珠

三、
我不知道已經有人填充了
被詩砸塌了的
詩 我不知道是誰倍受矚目
誰卜居於倍受折磨的腸道
誰叫喚著色素
並迴圈著

■ 醉馬

關於釣魚島

日本人太壞了
餐桌上，孩子語出驚人
搶了我們釣魚的地方
以後沒魚吃了

那咋辦？我著急地問
請姜太公來啊
他釣魚可厲害了

孩子的建議無疑是對的
旗杆為釣 五星為漂
直鉤入水
魚杠輕輕一挑
迷途的孩子回家嘍

寫作
我能夠知道
撩開那縹緲的一頁
我會聽到春蚓出動的聲音
和那氾濫的誘帖
發出求偶的聲音
但等到自己進入自己的牢獄
我要對她說
不急 不急
不急
固然
又一天
嶄新地來臨了

2012年12月寄自青海

■桑克

辛卯臘月廿七謁郊縣茆芭 鄉蘇墳村蘇軾墓

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
——蘇軾〈穎州初別子由二首〉

八天前是你的生日（975歲），
這是林語堂在《蘇東坡傳》裏記載
的日期。

而我意外來到你的墓園，
全賴楊銘堂兄楊民的厚意。

石馬，石羊……
都是完整的，
只有石人，
缺了左邊的一個。

兩株宋柏，
早已進化，
變成祈福的吉祥物，
佑死而不佑生。

蘇家的歸宿
都在這裏嗎？
這裏只有蘇老泉的衣帽，
只有空曠的冬日的涼風。

冷清與寂靜，
不是求來的，而是被迫獲得的，
正如你的遷徙。
你是否羨慕吳復古的自由？

王介甫尚存一點兒
知識份子的優雅，
而章惇，而章惇，
實在與敦厚風馬牛不相及。

繞過陰暗的饗殿，
一列你們父子的墳丘。
右邊是你的，
你的保護神與你在一起嗎？

朝雲是葬在惠州了，

如今的亞洲工廠。
你和蘇轍的友誼，
早已超越兄弟之情。

喝不了多少酒，
卻又嚮往酒醉的境界。
而我只有前者，
甚至乾脆反對酒的德政。

側柏森森，
全都向北傾斜，
是誰推彎的？
還是在聆聽著什麼？

簌簌然，
落起雪來。
是因為我的來臨？
還是氣候的偶然？

大風也跟著來了，
婆娑的柏葉在混沌的灰色之中
邀請更多的聚會，
而不是驚恐。

墓饅弧面的禾木，
彼此談論著來往的俗人。
而我，更是喜悅
多於悲傷，

多於廣慶寺的竹子。
斑鳩在人的腳步聲中，
撲喇喇飛起，
又撲喇喇落在屋脊的六獸之間。

你的造像，還是官方的樣子。
做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事？
還是寫幾首詩，
抒情重於歷史？

天色昏漠，
雪不住地落著，
軟土向稀泥轉化，
而我益趨明朗。

■戚揚

雨：關於一次 邂逅和逃亡

據說是下雨了。

那天我自己也很詫異
我匆匆游離大街如魚
疲憊不堪 靈敏無比
盼雨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從邂逅一股灰塵
到躲入浴缸痛飲
過程如此單純
以致雨後的幾個季節
我還一直回味
皮膚紅腫的刺激
滾燙溫柔
許多年後我終於記起
那時確確實實下了場雨
而由於一次奢侈的逃亡
我已再度疲倦
於是我決定出門
不再把鑰匙帶在身邊

2012年寄自福清

同遊者四：
楊銘，楊民，
還有計算天干地支的雨川，
陪伴多時的風雪。

離了墓園，
雪驟然停下。
我不得不信：
你知道了我的未來。

2012.1.29.11:36

■俞昌雄

等待修理的鐘

時間停了下來，那一刻便是恒久
時針不動，秒針也走不了
一隻壞掉多年的鐘
它在等待，那個突然來訪的人
那個接近幸福的人
那個在悲傷裏搖頭晃腦的人，那個
無法讓自己停下來的人

一隻壞掉多年的鐘
它要修理的不是心臟裏的馬達
是記憶，懸掛中的，抑或掉下來的

月夜裏的烏鴉

輕得不能再輕的月光，有時
不及一隻烏鴉。它把黑夜含在嘴裏
自己就變亮，書本裏說“烏鴉停留過的地方
死去的魂靈都是活的”
烏鴉睜著眼，那些走散的人又要回來一遍

那些走散的人，都想要回生前的枝杈
榕樹，紫荊，羊蹄甲，還有白蘭的
月光在葉片間走動，他們摸到了各自的身體
烏鴉在那樣的時刻只叫喚一聲
親人們哭了，淚水裏都帶著風的投影

寂靜都是有理由的

我的故鄉，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說
同樣的一句話：“寂靜都是有理由的”
有時對著月亮，有時摸著自己日漸僵硬的身體，更多的時候，他們睜著眼
對著某個成長中的孩子說
那個孩子，他的未來一定有
乾淨的眼眸，比別人更為明亮的骨骼

我的故鄉，所有的乖孩子都捨得
把第一次的快樂，埋進黑黑的土地
土地長糧食，寂靜中就會聽到永恆的心跳

■夏子

第一個簡訊之後

第一個簡訊之後
獎品是一個，不，
又加一個笑臉
嘴角向上的嗎啡使手指上癮
儘管眼皮睏倦
道著晚安

魔術方塊裡
鐘聲叮叮咚咚
看象形文字們唱著雙簧
對影立馬成三
你那頭夢地邊境抵達兒時
你說
再玩一次，再一次
就去睡了

太陽的指針
黑暗裡失眠成羊
牧羊的杖，數著我的
心跳聲或許也是你
拍來的夢

簡訊裡說什麼
我且看了一眼
哦！城裡秘密的方位
另一個母親已月入萬千

暈啊！你的搶白這回喊冤
中了毒還不快快抽身
駭客一旦欺身就來不及刪除
當真與假附會了彼此
現實只好演很大
誇張靈魂妥協的變身

雲端掛滿陌生的星星
一盞盞拈也拈不亮的黑燈
你說這一切和你無關

■西楠

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才是耍流氓（麼？）

她嫁給他的英國護照
他娶了她的年輕子宮

或者

她嫁給他的賺錢養家
他娶了她的廚藝與潔癖

或者

她嫁給他的佔有欲
他娶了她的小世界

或者

她嫁給他的老道
他娶了她的聒噪

或者

她嫁給他的三五年光陰
他娶了他的三五年

等等，等等

供求關係不分貴賤

2012年寄自倫敦

我開始夢遊
對話於是流浪天涯
沉吟北島

唉！誰教我此刻才詩興大發
很久以前，母親的騷體詩
該遺傳給你
不該使你成為
一只方塊的楚囚

■ 達文

塵 緣

請不要把吻戲剪掉
雖然這段擁抱
並不屬於愛情
雖然兩幅嘴唇
也沒有傳遞火
雖然是
極短的
卻無法重複的
塵緣

瀆神世紀

鐘隱沒在廣場上
我們把囁語
浸泡在酒裏

只要一盞燈
一串流螢
夜就苟活了

島嶼般漂移的漩渦
是颱風眼 盲人的牆
圍觀遍地蟲蟻

本 相

用遍地的綠意
在葉尖上
凝結出顆顆水晶

如同蓮花
香氣的寶座

更真實的
是晨光
被晚秋稀釋成土色

■ 周道模

在耶路撒冷的哭牆前我 默默地祈禱

我父親是基督徒他卻衰老病逝無法來這裏禱告
父親逝世前我就夢見他從故鄉田野飛身上了天
我來到哭牆卻不哭，只是手摸石牆替父親祈禱
我是人類的一員，我祈禱自然就想起了人類
我手觸石牆我摸到了修建聖殿以色列人的汗水
我手觸石牆上的陽光我摸到了教堂被毀的火光
我額觸石牆我聽到了千年人流的哭聲禱告聲
我額觸陽光我聽到了父親在天上說“阿門”
高聳的石牆啊是否每塊石頭都是心靈的通道
千年的石牆啊是否每個石縫都是天堂的窄門
我沒有寫紙條沒有塞進我的禱詞只在心裏默語
我的目光穿過石縫我看見了人類的歷史和前程
我祈禱我人類儘快聰慧些走出漫長的童蒙期
我祈禱人類脫去戰爭的黑袍去沐浴和平的春雨
我祈禱每個人都學會在心裏栽培橄欖枝的未來
我祈禱每個人都走出歷史的陰影走進自己的光明

2012-9-5 下午於耶路撒冷

2012-11-4 晨 7:38 連山

在凡間

我拍下的
這些顏色鮮豔
把溫度壓得很低很低的
傲霜的葉子
我居然叫不出它們的名字
還好
愛我者
我沒有忘記
你們的面容

音樂噴泉

你看著浮光掠影
把整晚的爵士樂
揚灑成煙花
你看過了
笑著說
回家吧

■ 雷默

冬天正在來臨

柳樹說冬天正在來臨
每一顆柳樹
都站在寒風中

湖水說冬天正在來臨
每一片落葉
都無心地投進湖心

鳥兒說冬天正在來臨
每一根羽毛
都蓄滿過冬的陽光

石凳說冬天正在來臨
我們坐過的地方
餘溫已散盡

雛 鳥

兩隻雛鳥
在樟樹林裏
嚶嚶鳴唱

它們嬉戲
時而從樹杈間
躍起，追逐

時而在枝條上
扭打，糾纏

兩隻雛鳥
終於消失在
密林深處

2012年寄自南京

■藍亭

絕句

張口時，憂傷已如雪紛飛
肥美的鯉魚從你裏面遊出來
浮起水面的吻，毫無意義的親密
內心大悲出發抵達沙漠，城裏人們頭頂灌木
水便由其中汁液中湧出來，一如道德、禮儀、廉恥
流過街道，流過史書，流過無知的我們

隋唐演義

既然是演義，就不必當真
不會掉腦袋的傳說
那麼多綠林好漢，吸引我的武功排名
多少減輕了朝代之間的苦難
後來的英雄是否要入黨，或是留長辮子
一如革命洪水裏的紅衛兵熱愛毛主席
可惜這些不全是演義，
朝代總是經過我們這些草民
上天是否會佐佑吃不飽飯的人們？
還是繼續編史，繼續戰爭與和平
可現今的演義要寫，
誰是秦叔寶，誰來程咬金？

明天的飛機

我並不擔憂生活本身的出軌，
靜悄悄在夜裏預備好一切的背叛
然後，在一天清晨，發覺自己老去

明天十一點的飛機，我並不擔憂
我知道應該提前多少到達機場，
如何打的士去賓館，我沒有什麼憂慮的

生活如河水，流過我們的遲鈍，
或從我們的精打細算中漏出
我就剩下現在的麻木

■蔡可風

只邀明月

又是人與月相逢的時分
偏有那影子 在旁
錄下我的一舉一動
我的主體有形有物可捉可摸
說什麼形影不能分離
君不見幾條異道襲來的燈光
影子你，登時分散成相互干涉的
暗 去迎合那異端的短短長長
波長波短 紅內紫外 遠來近叩
也不予鑑別 一團黑
都算得上是忠實的寫照了嗎
我寧可荒唐 得讓光隨意穿透
讓襲來的光 誘導我內心的亮
向高高掛懸著的明月 反射
穿越那九重天際的層層疑惑
去追逐眾星和眾星拱奉的明月
以光，追求著共鳴，共鳴在
光波 聲浪和溫熱的能量之間

影徒隨我身，李太白用一個徒字
給影 悲歎他的無奈 我的無奈
那委頓在地上的那團 黑暗
那高傲地在太空遨遊的明月
和大半生在無奈中的 悲歎
一同圍繞著謫仙人高舉過的酒杯
酒 把清潔香淳的意念
貫穿了我的 每一根血脈
留在體外廂的黑影 愕然什麼
我 酒 只邀明月

2012年12月23日於紐約

與其說麻木，不如說我們疲憊了
我們被每一天準確的安排，程式化
我遲早發覺，虛幻是真實的，
真實的人們飄了起來，去了遠方

2012

■余問耕

風箏

任你的繩索有多長
綁結有多牢緊
高飛時候
機會一來
粉身碎骨也要
掙脫

問耕

彳亍天涯
來路的風雨不斷
追打
這一襲青衫
乍暖還寒時候

從不奢望
漂染紅紫的顏色
忽忽二三十年
只有灰白鬢髮和那老花眼鏡
朝夕陪襯黑板與粉筆
細訴中文的落寞與無奈

再晚來
紅筆作業之後
疲乏的心手掠過鍵盤
敲打出來的東西
只希望能打動三兩
知音

其他的事就讓那
手中的一卷
杯中的苦茶
伴著案頭的燈光
徐徐為你解讀

2012年10月14日

■遠方

窗外，下班時分

1.
窗外
有一棵相思樹
就種在路邊
清早我總看見一個身影
從樹下匆匆走過
露珠就滴在髮髻上
傍晚下班
我還顧不上安撫自己
又見那人
從路的另一頭
踽踽而來
裹挾著心事
沉沉的
一片葉子
幾經迂迴後
飄落在懷裏
帶著夕陽的餘暉

2.
黃昏的海灘很美
美得讓人窒息
也是在下班時分
總有人立在那棵棕櫚樹下
癡癡地看落日
長長的影子
斜到二樓的窗前
不論春夏秋冬
直到有一天
那是個晴好的日子
大家已下班多時
只是落日
一直高掛樹梢
遲遲不肯西移
訝異中我驚然發覺
窗前沒有斜影
遠處也不見伊人

就讓記憶回到那天
鴻濛未啟時的清新
原來一切值得期待的
都不曾存在過

我告訴你我已懂得悔改
那一次的失足傷得很痛
誰再在乎剎那的燦爛
最痛的不是囚禁的歲月
不是日子有多難熬
錯與對早已被時光輾碎
目睹你離去時心中濺著淚
過失已無法還原
再多的懊悔也是徒然
孤獨的一生用痛苦去扛
感情沒有背叛
更沒有埋怨
只是我再不配挽留
誰叫我親手埋葬了自己
我只能把你的眼睛畫在天上
看一個簇新的我
走漫漫長路

2012年寄自香港

■古松

釋

囚

■林明理

我曾在漁人碼頭 中競逐

我曾在漁人碼頭中競逐
那是飄雪的蠟梅氣味
啊北國！我用這裡海風傾訴
對你有多麼摯愛

到底是過去了，那閃爍的寒冷
我再不離開你視野
心中對你的想像
殷切如細絃

在你的滿林中，沒有人知道如何
或何時才能擁有泥土般堅實的愛
我癡愛的人啊搖著小風船
划過山頭又渡滄江

你聽那不斷的猿聲，與那
映著夜幕的高塔一樣孤單
啊我的愛，那最後一瞥望見的
恰是你暖響的呼喚

■彭國全

故我詩我在

紀念著名詩人彭邦楨 2003 年 3 月 19 日在紐約辭世至今十周年

人的生命
只有血肉和筋骨造成的？
可你還以詩構成了一生

身軀歿了
但詩的靈氣不散
過了奈何橋，喝了忘川水
但你仍然忘不了對詩的眷戀

你以固有的風姿
邁開別具一格的韻腳^①
跨過死亡，跨過黃泉，跨過墓碑
沿著詩行還陽 回生 歸來了

在〈花叫〉
聽出你熟識的聲音
在〈月之故鄉〉
感染你的情思

〈詩經〉自翻開了首頁
隨著一頁頁翻掉了多少世代王朝
可仍然翻不完 翻不盡詩篇
那是因為不斷有詩魂
歸宿在詩頁中而續後，一頁頁
超越物質，超越時空
由是你說：“故我詩我在”^②

^①彭邦楨的押韻新詩獨樹一幟，被稱為新古典主義彭邦楨詩體。

^②〈花叫〉中的詩句。

我的 2012 年 12 月 21 日

1
所有宗教、巫師、法老、酋長、瑪雅人、霍比人
網路機器人的預言，都在這一天實現
地震、海嘯、火山爆發！太陽風暴
珠峰塌陷，太平洋凸起，洪水滔天，瘟疫橫行
長江倒流，百獸奔逃，千鳥飛絕，人群哭嚎
恐怖襲擊，核電洩露，核彈爆炸，大火漫天
地球旋轉減速、再減速、停止！磁極移位
富翁躲進用黃金打造的方舟
乞丐跪天祈求世界末日來臨
在浩瀚的宇宙空間
地球脆弱如一個有裂紋的雞蛋
佈滿一種叫做人類的病毒
一個巨大的星球飛速撞來……

2
一縷陽光照耀著我惺忪的睡眠
我還活著。我們還活著，真好
妻子安靜地睡在身邊
昨天的手電筒、食品、飲料、棉衣
昨夜的夢境，如昨夜星辰一樣遙遠
世界末日沒有來臨，也沒有過去
奇怪的安靜，末日的心情
如同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黎明
高科技的飛船把人類送上了太空的懸崖
下面是深不可測的——黑洞

3
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吧。打開電腦
中國詩壇“挑燈讀詩”欄目，把我寫廣州塔的
《小蠻腰》譽為“一座詩歌的地標”
假如今天小蠻腰夭折，詩還在
比廣州塔和人類活得更長久
中文系一女生發來作文請我批改
寫她如何一見鍾情，浪漫得飄飄欲

仙死去活來
文章結尾：老師，明天真的是世界末日嗎
紅筆批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4
中午一個人吃麵條。享受孤獨
電視報導廣西巴馬人長壽
百歲老人還能下地幹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簡單樸素的生活
訣竅：善良，勤勞，多吃蔬菜粗糧
天道人心，敬畏自然，詩意棲居
我們住在高樓大廈，鋼筋水泥切斷了地氣
沒有地氣就少了一點人氣
追逐名利、追逐奢華、追逐效益、追逐……
血壓與樓價升高，健康同股票跌落
不敢喝牛奶不敢吃海鮮不敢吃雞肉
甚至不敢，借酒澆愁

5
下午球友來電，邀請幾個學生高手
在乒乓球館跟教工球隊交流
我正面反膠、反面長膠，直拍倒板打法
小球大道：旋轉隱藏著宇宙的奧秘
打學生男單冠軍 3:0 取勝
打學生女單冠軍 0:3 落敗
據說人類文明曾經歷幾次毀滅
因為人類的貪欲、墮落和私心
第一批人類男的三隻眼，女的兩隻眼
男人比女人聰明
如今，大學老師打球都輸給女生
可見世道也發生“極移”

6
末日與冬至，奇妙的相遇
雪萊說，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所以，今天不會是末日
過冬大於年。這是廣東人的習俗
妻子精心準備了一桌豐盛的晚餐

女兒和男朋友坐左邊，妻子和兒子坐右邊
我儼然家長坐中間。舉杯！慶幸一家人在一起不容易，活著不容易
女兒興奮地說下月舉行婚禮
兒子說不急著馬上談戀愛
我和妻子說年前把父母從湖南接來廣州
感恩珍惜，其樂融融
是不是最後的晚餐，不再重要

7
這一天到來之前，媒體噤若寒蟬
這一天到來之後，輿論長江出峽
大量報導預言並非完全沒有根據
生態環境，江河日下。天災人禍，節節攀升
人類已成為地球殺手，高速催生
美國大片《2012》的災難，幻想成真
上帝愛人，救贖靈魂。我佛慈悲，普度眾生
罪惡來源於人類的邪念
諾亞方舟存在每個人的心靈

8
一場虛驚。瑪雅人成了替罪的烏鴉
憤怒世人誤讀了祖先的預言
末日不是毀滅，是涅槃後的新生
晚上我坐在電視機前收到朋友的資訊
“黃運基先生 21 日在美國三藩市醫院安靜去世”
黃先生，您有福了！在世界末日，如投火的鳳凰

假如明天我還活著，一定問候小狗，給鮮花和小草澆水
懺悔所有的罪惡，洗心革面，不再關心世界末日
在藍色地球上，走得像一個真正的人

註：黃運基是前美國華文文藝界協會會長，“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創始人之一，著名作家、報人，慈善家。熊國華的《美國夢：美籍華人黃運基傳奇》，由花城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馮冬

屋頂的孔雀

這年頭擁有這種鳥是一件稀罕事
與擁有別墅不同，郊區無人的別墅
像鬼屋一樣堆著
有錢人覺得炫耀一隻孔雀很滑稽

再說沒地方安置它，也不知怎麼飼養
別墅空著還可以升值，而孔雀被高
價賣出的幾率
等於早晨在床上被雷劈成九彩膚色

實際上，你根本不知道怎麼用這個怪物
想想孔雀開屏時的所有華彩，漩
渦，強度，眩暈
就穿戴而言，它已接近始祖鳥之類的遺跡

在飯桌上張開十指的男人，已經把
自己幻想成孔雀
雖然他們不知道何為孔雀性
以及孔雀開屏時的所有華彩，漩
渦，強度，眩暈

在歌劇院張開十指的女人，已經把
自己幻想成孔雀
雖然她們沒見過孔雀開屏時的
所有華彩，漩渦，強度，眩暈，否
則再也不會說話

就在上週，一位穿黑西服提黑箱的總裁
在街角被一隻從藍色中降臨的藍孔
雀劈成了九彩膚色
他被當場送往華彩，漩渦，強度，眩暈

他將遺產全部捐給孔雀研究會
以彌補對孔雀的忽視，它的七彩蜃
樓，它的九彩膚色
這年頭擁有這種鳥是一件稀罕事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用這個怪物
只能把它放到屋頂上，期待它能靠
自己活下去
這等於早晨在床上被雷劈成九彩膚色

站在後面的黃雀
對著要捕蟬的螳螂
盯得緊緊

另外一把彈弓又
又將蠢蠢欲動的黃雀
瞄得準準

在人吃人的森林中
一觸即發

■
故
人

玄

機

寓 言

一隻企鵝長出第三隻腳
就在一夜之間，它再也無法大搖大
擺走路

這第三隻腳高高甩在前方
大有將身體架空之勢，與雙腳構成
等邊三角形
它靠這三角架走路
在沙地上踩著柏拉圖高蹺左突右晃

三揚棄了二，但並沒有回歸一
一立不起來，還得靠二，但二難以
同時配合
於是它放棄直線，左右盼顧
先往左挪一步得到左腳的支持，斜
行一步
再往右挪一步得到右腳的支持，斜
行一步

這之字形的移動
讓蜈蚣笑了，揮舞眾肢，說你看你看
企鵝本來走路就笨，現在哭起來
同伴都勸它做截肢手術，可一想到
手術，天吶
它腦子一片漆黑，噙著眼淚猛紮入水
在水裡，第三隻腳張開，扇動，掠
過水草
吵醒海葵，越來越有力，它成了游
得最遠的企鵝

■李斐

Sandy Hook School 20名學童……

我真的希望
天空上面有一座天堂
比迪士尼遊樂場
更大更多玩具和花樣
開口呵呵快樂的米奇老鼠
不用掃帚飛行的天使
攜手玩伴身兼守護者
在天堂裡不會被驚惶
甚至可以放下書本
如果你們隨意喜歡
彈鋼琴唱歌跳跳舞
打打球畫畫畫玩玩水
去做六七歲孩子愛做的事
童話裡的仙境任意飛翔
人們說這是比地上更好的地方
避開塵世白天也出現的妖魔
當隱性的邪惡不能控制
仗著手鎗來福自動步槍
行為錯亂幻變魔頭
病態分裂以為手握生殺權柄
意識中戾氣凝結憎恨和妒忌
對孩子們漂亮聰明和伶俐
小朋友們噢若是
你們探頭雲層下望
請寬恕地上的人們
無能建立天堂如同天上

2012年12月15日紐約

註：康乃狄克（Connecticut）州
寧靜小鎮新鎮（New Town）14日
上午發生美國歷來傷亡最嚴重的小
學屠殺案。抄錄2012年12月15日
《世界日報》A1要聞“尚有6位
老師，校長和心理治療師為保護小
學生而犧牲。”

■ 丰瞧

賞秋子指畫花卉

一簇盛開的水墨
綻放幽靜的力量
淡雅的濃郁
安詳的鮮豔
墨 穿越季節的層次
紙 有了天地的氣象

生命在指尖上舞蹈
散發出火之暖 酒之香
你舒展風的靈動
搖曳雲的遐想
省略蒼茫的背景
空白豐富著你的身世
而花箋只是你的驛站

我驚訝地看見——
繆斯於花間走來
在墨色水影的變幻中
悠然踱步 信馬由韉

聖誕歸途

雪花 如郵戳之吻
印滿臉頰 冰涼而有暖意
感謝老天把我當作快件
托鹿群雪橇寄給新年

郵差果然是個慈祥的大鬍子
將我與平安投遞回家
快樂從西方傳送到東方
漫天雪花都變成了郵票

信使無需再鑽黑糊糊的煙囪
不必穿越壁爐也能抵達溫馨
一壺好酒是我家的門牌
還有詩箋要捐給古今中外

■ 謝勳

卡在荒蕪的隙縫中

——悼遊民 X

舊金山高架橋下
陰影處
速度一陣陣飄過
從遠方斷續傳來
聖誕歌曲
而你的心願
總是卡在荒蕪的
隙縫中

跟著人情的溫度
急速下沉
你靜靜躺著
忘卻了這一生的來時路
全身覆蓋
以一整塊布的渾黃
等待法醫
那一場無言的祝福

掠過的寒風
想即席
宣讀你的訃文
卻無從說起
因為，你流落城市的身世
寂寞而模糊
日子在角落與角落間勉強成長
眼看著乾癟的夢就這麼消逝

集體追悼會裡
你的名字將伴隨
羅佩茲、卡拉克、巴特瑞
這等迷樣的專有名詞
搖搖欲墜，一如那幾十朵燭光
湮沒在國慶的煙火
在飛往火星的太空梭
轟隆的掌聲中

■ 謝振煜

朋 友

當我的朋友
一個個變了敵人的時候
有一個永遠不變
他的名字叫真理

2012/11/28 堤岸

敵與友

朋友會變敵人，
敵人會變朋友。
朋友變敵人恨之入骨，
敵人變朋友分外真情。
友愛要花上許多年，
仇恨只要一秒鐘。

2012/15/28 堤岸

■ 于中

溶入滄海

浪
是時間的拍子
您看到的
第一個
或許也是
翻滾的
最後一個
而詩人
詩人是時間的浪子
是第一個
也是最後的一個
從開始
直至永遠

12/6/12 寫於休士頓

■杜風人

新出土的長城真相

當年在八達嶺上 仰俯
天地 江山在我腳下
自豪是龍的傳人

當我用拐杖敲敲一磚一隙
我聽到城下嚎啕的哭聲
循聲振翼的翅膀 飛越
大燕嶺 我撿到一枚碧奴
拍磚哭脹數百倍 兩千年
尚未風乾的淚

淚影睜睜 逼視
一股來自北方塞外的沙塵風暴
拱垮蜿蜒古人心過山過河的天虹橋礫
扭曲最接近長安督脈的大椎風骨
且正彎腰 篡改
殘垣上春秋騰縉的遺帙孤本

城牆上的磚 一逕一逕的歎息聲
把我身上蒙塵的龍袍卸下

從此候鳥天涯 孤獨漂島中
懸滿壺問號 酒問千百盅

當下的長城 為什麼
比古書上的長城 更彎
更曲 為什麼為什麼

海角熒屏正播報一則號外
新出土一段長長的長城沿長段

深入閱讀 此一截地下兩千年斷層的
情意結破綻 斟酌中豁然酒悟
原來長城是一條纏綿悲涼的歷史遺囑

曲直殷殷 委婉叮嚀
中原蒼生的子子孫孫
塞外 寒
北風 冷

■銀髮

又秋天了

漫山遍野的彩葉
紛訴離愁
我家前院一排杜鵑花叢
卻錯開數朵

跟著
兩個花蕾都以為
春天來了

爭先恐後
像紐約今年十一月初
珊迪颶風走後
錯下的那場
早雪

還是北卡的割草機最開心
可以放
幾個月的寒假

2012年11月18日北卡

■小寒

四不像

正面看不像
左邊看不像
右邊看也不像
同學說我是三不像
我說
是四不像
人皆有國籍
我沒
有
不像人
像飄萍
陸地容不下我
我的根長在中國
我的莖長在高棉
我的葉長在越南
我知道這輩子
只能隨著湄公河四處飄流
直到葉落
根莖枯萎

後記：今天是家兄三十生辰，俗話
說三十而立。想起咱家三兄妹連身份
也沒有……一時感觸，有感而塗。

獨木橋

一根扁擔 把瓜田鄉土掰開兩瓣
橫掛兩籬筐瓜葛沉重的鄉情
一肩挑起 一意孤行

有誰會知曉 高飛的倦鳥
午夜夢迴 擇木而棲的
那一條橫空懸掛
是塊鄉愁的肱枕

有誰會在乎 接榫鄉心
擔荷滄桑的孤獨

獨木舟

最近媒體報導 美國一老漢
乘坐獨木舟渡海 被海浪捲去
去見挖空心思的一截悠悠古人心

星月杯中浮泛的是一葉一頁的翻案
挑戰彼岸 划開浪花滔滔的告白
破讀 山河斷層空心的孤獨

波刀劍濤 剖白
耑然倒下 震蕩
存有與空無浪蕩的浮白

■輕鳴

一 氣

新開的未名路旁
新漆的竹木店房
香艷的辣妹推銷
號稱自產的酒娘
大醉，留宿鐘鳴再起
微醺，摸黑趕路趁涼

一氣
我飲了
半缸

沒有 GPS……

說實話，我
真不願就這樣不辭而別
在你熟睡之際——梵古的星夜
為什麼？你滿臉的向日葵
從不在陽光下為我開放
為什麼？面對我洶湧爆發藍波的激情
你總是那樣寧靜，如同海邊石雕的美人魚
我的詩，尤其是專門寫給你的皚皚情詩
為什麼？你偏說那是晦暗的天書
太多的為什麼，不問了
我這就走，這回真走
輕輕地走，像你暗戀的志摩徐那樣
淅瀝的是風聲，不是我的抽泣
別擔心，沒有 GPS
我也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五彩的塗鴉

飛到牆外的枝頭
好像喜鵲，不報憂地放情嘶鳴
公車滿載轉基因的咯咯母雞
逝入活著的屠宰場的靜寂

■冬夢

深呼吸

冬天
一片和暖的風景
曾經離開了我

遠遠
你帶著一束花
迎我而來

鏡子告訴我
回憶
苦苦跟我對望

烽火的夢
輾轉難眠的夜
豈止瘦燭垂淚到天明

窗開了
我深深的一口
呼吸

春來人間塵
相思的紅豆
發了幾枝？

紅燈區限行的街口
尋找春色的草蜢
呼哨著等待綠燈的放行
絕壁斷崖的永生殿前，無形的
養生大道，衍生直達死亡的生路
一隻剖腹產的小黑天鵝
幽啞 shī yì 走樣跑調
安魂曲 zhōng

注：shī yì 是“詩意”、“失意”
或“失憶”等詞的漢語拼音。zhōng
是“中”和“終”等字的漢語拼音。

■陳葆珍

美利堅的歲晚

——感白宮議“財政懸崖”

一匹黑馬
駕著疲憊的馬車
走在夕陽西下
馬首是瞻 點金成鐵
馬蹄踏處 烽煙四起
萬丈深淵就在眼前
賀歲的歡呼卻在身後
馬耳在聳聽：
怎麼 Happy New Year
變成了
懸崖勒馬

2012年12月寄自紐約

■浮萍

今年這首詩很短

——悼念家父七週年忌

已是第七個悼念您的深秋
我知道
今年這首詩會寫得很短
只因為對您的懷念
已深埋在我心坎中
外露的就是這麼一點點

您離開漸遠
兒子我亦漸老去
但您的慈顏還在
洪鐘聲音猶在繞耳
今夜盼您
又來入夢

■趙明

湄江那些舊事

(一)

我用青春揚起雙槳
 你用微笑把我藏在眼中
 在江水的鼓譟下
 與盛開的夕陽追逐
 我把陽光貼在水浪
 你用笑聲攪得滿江暈紅
 有了椰樹的掩護
 我便在河彎處畫出一潭子翠綠
 讓你的笑意粘上盛開的荷花
 在蓮藕裡埋下成長的故事
 當月亮驚醒時
 你又一次在我眼裡
 燃燒

(二)

你握著一把把剛睡醒的種子
 在燥熱的土地上盡情飛舞
 朝陽鑲紅你的面頰
 希望綻放在初開的苗芽
 我挑起滿桶子激情
 使勁澆下永不言累的汗水
 當月亮將你的眼睛結成熟透的果子
 我便把美好的期待
 寄託在下一個
 豐滿的秋天

(三)

大雨終於衝走了滿村子焦灼與
 埋怨
 你爹和我爹便得了藉口
 他倆好歹也要
 喝
 一杯
 慶賀莊稼重生
 我就是愛趁機捕捉

■林小東

晨中觀蓮

涓涓溪水
 流淌著禪寺鐘聲
 輕輕敲開你潔白泛紅的
 纖指
 托起晨曦中
 滿池曙光

一隻紅蜻蜓
 瞳中飛出
 帶動喧嘩心事
 點在你包容風霜雨雪的掌心中
 旭日由此
 冉冉上升

2012 年寄自越南

你那透過廚房裡母親身影後
 閃閃爍爍的
 醉意

(四)

晚風輕輕走過
 河兩岸又不約而同地
 黑起了臉
 那多嘴的蟋蟀開始
 喋喋不休地詛咒
 越拉越長的夜色
 我卻一點也不在乎窗外的月亮
 為甚麼一直偷懶
 讓我隔著九尺距離
 讀星星在你眼裡
 歌唱

2013、1、5

■王婉娜

高原沒有吉祥的中國紅
 潔白飄揚的哈達
 在七彩繽紛旗幟青草地
 用滄海桑田鍾情結
 把你和她編織在一起

這算是緣嗎？

玲瓏若文成公主的她
 矜谷千里迢迢而來的你
 兩隻驕傲尋燃的飛蛾
 明知天梯重重又疊疊
 短緣那能換取長相守

忘不了該忘的一切
 情意如微風如流水
 輕輕柔柔又朦朦朧朧
 為何卻灼熱如酷夏紅榴
 沸騰的心從青海湖遨遊

莫道達賴六世最多情
 不是只有他才有
 不想隱瞞也隱瞞不了的浪漫
 輪迴的足跡留在秘密心囊
 動了真情忘了自己

銀鐲子的婉轉細膩手腕
 無怨無悔為你翻動經文筒
 前世的結今生也解不了
 金門橋下凝結天珠漣漪
 思念永遠是一水隔天涯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古松 \$128
 王克難 \$180
 方壯霆 \$50
 犁青 \$100

感謝 **支持**

■ 夢娜

廢墟上的魂

夢在亂屋中
留戀廢墟的刀
白晃晃，霹靂的閃電
迷漠地砍下來
那一腔腔不了的綢繆
拆遷的車
嗚咽嗚咽嗚咽
棲息的家斷了翅膀

你好可憐
一身病骨秋天
如何再續
春天夢的葉
罷了罷了
懷想，十一月的冷
總該不會太凜冽的疼
但疼。

破鏡前的藤蔓
絲絲縷縷
青，已是前夜的靚
牆縫裏有動靜
會不會羈絆或者遺落
顫抖的目光和永別的頹喪
一夜醒來
那幢廢墟死在思念中

不要拍照
你無法拍下，廢墟上的魂
只有你的脛骨和哭笑
還有死灰無法復燃的悲滄
悼念，每一塊曾經溫暖的磚瓦
等待是殘酷的
今天的月亮
會不會比昨天的更圓
如果嫦娥不曾奔月

2012年寄自荷蘭

■ 施漢威

愛情多稜鏡

一、
郎情妾意，卿憐我愛
像加冰飲料
愈久愈
淡然無味

二、
蚊子纏繞
握起拍
不知躲到何處
剛放下
又在你面前噏噏

三、
一尾慧黠之魚
總在網外
滑溜穿梭

四、
晶瑩透剔的月亮
捧到跟前
妳不屑別轉頭
“它不比鑽石光芒保障”

五、
這段緣
注定是無言的結終
鏡中的妳
水中的我

六、
妳的聰穎溫婉似朵花
採下來
緊緊繫於赤繩那端

七、
仰藥，化蝶
小說虛幻情節

■ 依雯

志 忑

終於挺過這個大關
古瑪雅人的預言
世界末日 之惑
原來上帝再一次開玩笑
考驗人生

呼吸激動
欲窒息空氣在遊蕩
忐忑加速
心跳一整夜
去說服明天的命

午夜夢醒
睜眼全都是黑漆漆
莫非天已塌下來
驚慌間
鐘聲剛敲打了三聲

虛驚一場
如何解說生死玄奧
輾轉反側
焦點仍守候中的
一縷陽光

2012年12月

現代愛情
喜聚厭散
瀟灑揮揮手
不帶走一絲哀愁

八、
童話式的謊言當成真實
愛情變得偉大浪漫
一旦
迎向生活現實
怨恨與咀咒
形同海嘯

19/12/2012

■ 刀飛

那張早逝的臉

——乍然想起Y·H

露天咖啡店的咖啡桌上
咖啡杯裡咖啡內的冰塊
是沉澱中冷卻的歷史
在匙羹的攪拌下再次泛起激盪

我們圍坐在尤加利樹的涼蔭下
晨風掠過鬢間劫後的泛白
在訴說往事如煙如雨
我們正辯論的一場戰事
當年的，對或錯或正義或罪惡

長桌旁始終空著一張椅子
似乎在等待一個期望
驀然你的面貌從四十年前走來
從戰爭的廢墟中
從令人顫慄的戰場

大家都緘默了！那張早逝的臉
那個當年灑脫的少年
在時光的隧道中穿越過來
你是存在空氣中的
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記憶裡
又像眼中滲入的沙粒
不揉難耐，再揉眼淚流淌

總有離別時刻
像季節轉換春夏秋冬
總不能把你遺忘
從湮沒的年代，又再次
把你扯進我們的第三空間
手與手緊握一起
像少年時我們曾經
又像枯黃的落葉
現今隨風消逝

我們的晚景猶如殘餘的灰燼

■ 石羚

聲 音

一路走來
踏扁了記憶
踏碎了夢

春

冬天堆起的雪人融化了
只遺下一條紅圍巾

歲月的風，在指隙間流走
歲月的刀，錯把魚尾刻在眼角

記憶樹

密密的年輪
還記得哪一年
刻在身上的兩個名字

隨着樹的成長
字蹟因擴張而模糊
看上去，傷痕纍纍

孃孃冉冉繼續冒煙
微弱的火星像西下的夕陽
該落幕時總要落幕
該結束的戰爭也該結束
該離去的人泰然離去
該活著的人安然活著
讓天依然是那個天
讓地不再是那個地

2011/11/28

註：美國城市社會學家雷·歐登伯格說；有餘暇常會到附近的咖啡廳，酒吧或理髮店和友人聊天的聚會交流場所稱為“第三空間”。

雙語詩

■ 非馬

馬拉拉日

這一天
讓全世界都知道
曾有心虛膽怯的槍彈
妄想封殺
一個十五歲女孩子
敢說真話的
口

這一天
讓全世界都聽到
千千萬萬個本來緘默的
口
齊聲高呼——

馬拉拉
馬拉拉
馬拉拉

註：聯合國宣布定十一月十日為馬拉拉日，紀念勇敢的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馬拉拉因呼吁讓全國所有的女孩子都受教育，而受到塔里班激進份子的襲擊。

相對於這勇敢的小女孩，一向明哲保身的成年人，都多多少少會為自己的緘默與怯懦而感到難堪吧？我想。

MALALA DAY

—— for Malala Yousafzai

A day
to let the whole world know
cowardly bullets
have tried desperately to silence
a 15-year-old girl
who dares to speak the truth

A day
to let the whole world hear
the deafening shout

from millions of once silent
mouths

MALALA

MALALA

MALALA

小蜻蜓

滿院子的鳥語花香
陽光燦爛
這隻小蜻蜓
卻只顧在樹蔭底下
全神貫注地閱讀
攤開的書頁上
一首後現代詩

根本不理會
我正用前現代的眼光
盯著她高高蹺起的
透明的小尾巴
構思

如何用小時候惡作劇的小手
捕捉一首
天真爛漫的
小詩

This Little Dragonfly

oblivious to a full garden
of blossoms and bird songs
this dragonfly
just stares
at a postmodern poem
on the open page in my hand

totally ignores
my premodernistic stare
at her raised
transparent little tail

pondering

how to catch an innocent
poem
from childhood
with my mischievous hand

法國鄉村的房屋

◎馬克·斯特蘭德 作

——致伊莉莎白·畢曉普（附簡介） ◎木也 譯

孤零零地
立在山坡上。
它是白色的
鑲著綠色
百葉窗和飾線。

還有複折式屋頂
使它看上去
像一座整潔的
小穀倉。
從門廊望去

天氣晴朗時，
我能看到狐狸角，
越過海灣，
我聽說
那裏的漁夫

在碼頭
撒下漁網
捕捉金槍魚
然後用斧子
劈開

大魚的肚子。
我會凝望著
楔子島
那兒，海鷗零落地
高聲鳴叫

盤旋在幼鳥之上；
阿爾伯特·赫胥黎的小屋
被海水淹沒了，正在下沉；
博特列爾碼頭上
堆放著

一桶桶海水
和等著修補的漁網，
我和祖母，
姑媽，還有我的母親
一起坐著，

我們四個人在椅子上
搖晃著，望著
那條窄窄的土路
等著
黑色的

奧斯丁寶貝的蹤影
我的父親開車，
去了小鎮，就要回來。
可是天氣
不經常放晴

我們能看見的一切
是一幕幕冷雨
來回潑灑，
迅速掀起大海
墨綠的衣裳。

風
把田野拍得扁平，
把一陣陣鹹澀的霧氣
吹上門廊
帶著

魚腥
似乎還有
整個海灣
腐臭的氣息，
我們就這樣一直看著。

伊莉莎白·畢曉普簡介

◎馬克·斯特蘭德

十二年前，我在里約熱內盧的巴西大學教授英文時，認識了伊莉莎白·畢曉普。我們在她萊米她的公寓裏會面。我記得，在房間的咖啡桌上，擺放著幾本《文匯》和《哈德遜評論》的影本，我們就在那裏喝茶。那是一次愉快而又奇特的會面，因為我們都是客居巴西的美國人，談論新斯科舍，接著很快談起羅伯特·洛威爾。幾年後，我們又在三藩市度過了一段時間。我

們談論巴西。她正在熟練地翻譯卡洛斯·安德拉德的詩，《桌子》。從那以後，我們又先後在波士頓、紐約和墨西哥會面。

我並不建議，為了能欣賞畢曉普的詩，人們一定要追隨她的足跡。這當然不是我讚賞她作品的唯一緣由，不過我承認，這是令人愉快的機緣巧合，得來全不費工夫。

畢曉普詩中所涉及的地理及風土人情，成為我們獲取世界認識的背景。因為在她的詩中，旅行是一種隱喻，我們由此發現與生存世界的關係。我們的知識是“歷史的，流動的，飛逝的”，她在〈在漁房〉一詩中告訴我們，可是，我們一次次發現，對畢曉普來說，時間和空間可以相互轉換，這在她近期的作品，諸如〈克盧梭在英格蘭〉和〈詩〉中尤為明顯。不斷地失去，不斷地前行，就算追尋的目標是虛幻的——不管〈另一所神秘之屋〉，〈夢中原型的房子〉還是〈家，無論哪裡〉，也會一直走下去，這就是旅行者的命運。在〈一門藝術〉這首詩中，畢曉普告訴我們，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並暗示我們，經歷喪失，就是經歷生活。事實上，因為這首詩的敘述者已經掌握了失去的藝術，她正在講述一個啟示；幸運的是，這樣的啟示只有倖存者才能講得出。這是詩中最重要的、微妙的反語，通過形式得以凸顯：這是一首維特內拉詩，毫無疑問最符合原貌的形式，帶著固定的節奏和連環的疊句。這種形式不允許丟失任何東西，甚至不允許丟掉連接詞。

在我們大多數人經歷磨難這一表象之外（或者背後），畢曉普的作品還呈現出一種節制，沒有多愁善感，絕對沒有自我憐憫。相反，有一種不同尋常的生活體驗，一種現實主義——詩始終回應著這個可感知的真實世界。裨益於此的是她的奇幻——有人稱之為“詭異”——處處可見。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元素在她的作品中如此和諧地共存著，沒有破壞文本基調的完整，詩行的韻律，以及詩節內容的清晰。

最近在紐約讀了詹姆斯·梅利爾的文章，認為伊莉莎白·畢曉普是我們國家最重要的精神財富。我想是的。介紹伊莉莎白·畢曉普，是我極大的榮幸。

古根海姆博物館 1977年11月29日

特朗斯特羅姆詩選：最好的湯瑪斯（第一輯）

◎湯瑪斯·特朗斯特羅姆 著 ◎伊沙、老G 譯

氣象圖

十月海冷冷閃爍
以其海市蜃樓的背鰭。

什麼都沒有留下，只記得
帆船比賽的白色眩暈。

一條琥珀光耀村莊。
所有聲音緩慢飛行。

狗兒的叫聲是一個象形文字
被漆在花園的上空

在那裏泛黃的水果瞞騙過
樹，心甘情願地紛紛墜落

午夜轉捩點

樹蟻靜觀，窺破
虛無。但無人洞悉水滴，自暗淡的
葉子和夜晚的潺潺，在夏日的
峽谷深處。

雲杉矗立像尖銳的時鐘
之手。螞蟻在山的陰影裏閃耀。
鳥在哭！最終。雲團
慢慢開始翻卷。

焦慮的冥思

風暴駕駛風車，瘋轉
在夜晚的黑暗中。碾磨虛無。——你
因同樣的法則而保持清醒。
灰鯊魚腹是你如豆的燈盞。

無形的記憶沉入到海洋深處

並在那裏硬化成陌生人的雕塑。
——綠

海藻是你的手杖。他
一個走向大海的人直挺挺歸來。

早課

黑背海鷗，太陽船長，繼續指引
他的航線。
他身下是海水。
世界依然沉睡，彷彿水中
一塊五彩斑斕的石頭。
未被破譯的日子。日子
好像阿茲台克象形文字。

音樂。我站著，陷入
用舉起的雙臂編織它的織錦畫
的困境——像一個人物
出自民間藝術。

軌跡

凌晨兩點：月光。火車停
在曠野上。遠處的火花來自城鎮，
冷冷閃爍在地平線。

當一個男人深入他的夢，
他永遠不會記得：當時他在哪兒
當他再次回到他的房間。

或當一個人深入他的疾病
他的日子全都變成閃爍的火花、
蜂群，
虛弱和寒冷在地平線。

火車一動不動。
凌晨兩點，月明星稀。

卻而斯·司未其兩首

◎秀陶 譯

向時光說分明

◎李進文

——讀向明詩集《低調之歌》

一、希修斯同阿里西尼

我將閉起眼來走動。街道將不再安全。假的彌賽亞我將踩你的錫杯同鈴鼓。我將同迷失的孩子們，以及幾個殺人犯同他們的女人們擦身而過。那個呼吸帶洋蔥味道的人會把一支金錶貼在我的耳朵邊。那將像個無聲的笑話一樣。我會圍著大群人打轉像個旋轉木馬。

我但願她仍然跟著我。我要過橋。必要的話我會去到傑西草原。“他是一條走丟了的引路狗”她會說。“在這盲目的宇宙，他想要像愛情一樣瞎眼。”呵，她才不會來哩，在百老匯上上下下我表演我的把戲。

二、約芬米亞·格芮的恥骨

魯司金先生說，至於我，我喜歡多毛的。我記得替那位L小姐的胯間擦肥皂時，她也替我擦。黃昏，海邊水很冷，但我們倆燒得厲害。我們的吻把夜催快，但太陽只是自己落自己的。

公園裡大理石的妖女被一群搶手袋的圍著，真不幸他們老是在那裡。達芙妮，放下妳的弓同箭，在爐子上替我們烤幾根香腸吧。她披頭散髮，屁股光光的。而我們舊床彈簧的聲音一直響進了對街的博物館。

參觀的人不知那是什麼聲音，有人在呻吟，又有人在年幼的聖女馬當娜耳邊說髒話。他們假裝聽不見。他們瞻仰她一會之後，就不再看了而一直而前走去。就這樣像魚缸中游動的，像我們晚上會要吃的魚一樣。

Charles Simic, 1938年生於南斯拉夫，成長於芝加哥同紐約，美國名詩人及翻譯家，曾獲普立芝詩獎（1990）。

向明老師讀詩、寫詩、評詩一甲子，在時光的長河中……他於五〇年代進入詩壇，師事覃子豪，加入藍星詩社，曾任主編，奉獻詩壇，提攜後進，詩風于儒雅中潛伏針鞭，文字於簡單處內蘊深意，以詩涉事，平易近人，詩壇說他“向晚愈明”，一方面指他的續航力驚人，另一方面我則認為他的詩風愈到晚年愈明朗，不執著于文字華美的外衣。他向簡單邁進，讓生命與詩都更加自在，如他在這本新詩集《低調之歌》的開卷〈沒有歌〉所云：“沒有了一切的沒有之後／只要我還在／創世紀就必定還在／最好一切真沒有／那就肯定很自在”。

在向明的“詩國”之中，他出入從容，不征逐於瞬間爆發，而是以走長路的苦行僧態度一步一腳印，他最早的詩集是民國四十八年出版的《雨天書》，隔了十年才出版《狼煙》，第三本詩集是七十一年年的《青春的臉》，又隔了五年才有《水的回想》，八十三年出版《隨身的糾纏》，一晃十年才發表《陽光顆粒》，民國一百年出版《閒愁》，最新的詩集則是這本《低調之歌》。

但是，向明的成就不局限在詩作，他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有“向明詩話”，他的詩話對詩教育的推廣和青年的影響深遠，他學養豐富卻能以深入淺出、旁徵博引的方式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他曾在《臺灣新聞報》為期每週一篇長達兩年的“新詩一百問”專欄、在《青年日報》副刊寫〈窺詩手記〉專欄、在《人間福報》寫〈詩探索〉專欄、在《中華日報》副刊寫〈好詩共賞〉專欄……輕快活潑，觸類旁通，創造極佳的口碑，其後結集成《新詩一百問》、《客子光陰詩卷裏》、

《走在詩國邊緣》、《窺詩手記》、《詩來詩往》、《我為詩狂》等詩話詩論，影響至深至遠。

經常有人說向明行事“低調”，他竟也順應眾意，為新詩集下了個《低調之歌》的標題，頗耐人尋味，在向明晚年靜靜的時光中，咀嚼“低調”兩字，個中況味應該別有深意，低調有低調中的華麗，低調也有低調中的深厚底蘊，“然而，我的名字／註定暗淡不下來／火焰跳躍著我的欲望／光源充實著我的理想／向日葵科的一類植物／永遠，永遠命定不能向暗”（〈陰暗一下〉），他叫“向明”，所以想要變得陰暗一些，變！在〈變變變〉詩中他想要變得纖細些、變得粗獷些、變得柔軟些、變得樂觀些。“低調與變”並置在向明身上，極具反差與張力，他的求新求變無寧是高調的！

讀他的〈瘋言語〉即可知。這是一首很叛逆的詩，別人用行事低調、用態度溫和、用性格儒雅……套用在他身上，但是叛逆才是向明詩國的王道，於是他仿瘋人語言發乎於詩，頗有自況意味。“偏偏你們拿的是一根老舊的韁繩／想用已不時興的方式馴服一頭驢／驢也有驢權呵！我也要自由／唯一的罪行是我愛走在馬路中間／偏偏倒倒的，偏要你們好看”。

全本《低調之歌》要言之，我私以為有兩個重要的命題：時光與涉世。向明步入晚年，面對有限人生，重新審視時光，向前、向後、向光明、向陰暗細細咀嚼……原以為他會遣悲懷、歎人生，然而向明卻以一種赤子心態，自我調侃：“老狗和我都已到了風吹即滅的晚／IQ退化和衰老失智難免會狂吠胡言／如果不小心冒犯，請哈哈一笑置之

”。當他審視時光，一步一趨要走向的是“自己的原始”，回到本真與初心。

“而我這樣的宅男／窗外雲的沒落，月的消停／與我何干／只擔心，自己衣飾裏／膨脹充血的脈絡／在把未來擠成石灰質？／還是妄想苦撐住／傾頹的塑膠鋼骨，和／應聲落水的無料夢想”（〈綠紗窗外〉），他不怕老，怕的是夢想石化了。

於是，漸漸地，老來見山仍是山，在〈沒有怎麼樣〉一詩中，提到諸般人間爭逐，到後來都成了歷史的塵埃。人生最壞如果連死都不是，還會怎樣？！有些人創造歷史，有些人改變歷史，有些人破壞歷史，例如軒轅帝、漢高祖、張獻忠、成吉思汗、慈禧太后、四人幫……後來又怎麼樣？地球照轉，世界恒常，呃，“世界像老牌妓女戶，郎來客往頻繁／除了遍處污穢，都不會怎麼樣”。生老病死，人世更替，來了走了，又如何？

如此這般，一陣對時光的大思量之後，向明穩妥地、自信地接受了老境，而且提升到一種宗教情懷。〈老至吟〉這樣說：“唯有視老如親，待它如忘年的友人／絕不在乎老之趨近，無需提防黑手偷心／視老之來臨如時序之進入秋冬，萬物將／自孕育長成，果熟蒂落的一次輪回／縱肉身枯爛成腐朽，仍可充作養份再造生命／懼老的你我朋友，應有此充份的自信”。

在精神層面的自我消解之後，回到現實層面要如何“操作”呢？歲數是加法，心境是減法，他想到“丟掉”。“真的，必須開始學會丟包了／先要丟掉的是加諸生理的貞操帶”、“丟掉的是不耐重擊暴走的火星”、而“人說詩猶如人必溫柔敦厚／快丟掉那些補裝式的虛榮”……丟掉丟掉再丟掉，才能解放。——“想要解放自己麼？慎選自己的／頭套最要緊，別老是中性或中空／無論桂冠、烏紗、瓜皮、或鴨舌／都要丟掉，以免偏頭痛或腦中風／情願頂上只剩下一大片青空”。

人們往往透過自況和深層的自我探索，而不經意進入宗教與禪學，在〈老至吟〉向明有些微提到萬物回輪的層面，

但事實上，向明諸多作品中，似乎有意無意地要避開玄學，或許玄虛並不符合他的脾性，換言之，談到宗教信仰，例如在〈經歷〉這首詩，宗教只是一個切片，宗教沒有救贖他，不論是基督教（曾經住過／在拿撒勒人體內住過）、佛教（曾經偷吻過／佛陀的大姆指）……他歷經戰亂，歷經困頓，救贖他的是詩，詩才是向明的宗教。

也因此，他對一些神靈玄幻，有著質疑，例如〈求籤——給各路神靈〉：“納悶的是你們的語言，永遠流水般躲閃”……“別以搖落的籤枝製造虛假機率／編造出千篇一律的偈語騙取信任／切勿以囁語或啞謎裝作高深／現代滑鼠一舔即能識破一切底蘊”。最後一句反差極大，網路上也有數不清的算命軟體，彷彿命運也能透過科技運算。向明是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到老仍是網路的重度使用者。並不是說他相信科學，而是他不相信冥冥中的假神靈，以及厭惡自憐者，他只相信：自己的雙手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

在時光長河之中，他思己兼懷人，例如〈低調的記憶——悼楚戈〉、〈舒暢已回家〉、〈換日線——為小友送別〉。悼楚戈一詩，雖然以散文化的筆觸寫，懷想一些糗事，但真摯動人——“你的一生在製造疼痛，化不可能為可能。就如你所信奉的尼采說的，‘只有不斷引起疼痛的東西，才不會被忘記。’你是不會被忘記的……”

詩人從來就不應耽溺在時光的追憶之中，詩的力量在於“涉事”，積極介入人間，關懷世情，在這本《低調之歌》詩集，向明寫“社會性”這類詩變多了。在溫和處有辛辣，往往言簡意賅，發人深省。

〈歌業〉中提到舊社會的崩盤和新世界的榮景。〈INSTANT〉直指現今社會一切都追求 INSTANT，“唯有／搶救來不及 INSTANT／逃命也沒法 INSTANT／災情報導須 INSTANT／官員反應不 INSTANT”。他諷刺臺灣的特殊現象“名嘴”的嘴臉，如〈朝花夕石〉，向明不斷以“他們硬要和我辯論”一句重複提醒及諷刺真理並沒有愈辯愈明，而

是把黑的說成白的，把白的說得不明不白——“這可是一場危險的公審／他們居然要為一隻踩死的螞蟻／索取國賠”這般荒謬絕倫，他憤而直言：“難道你還會比名嘴更白目？”另在〈就讓他們腐爛〉詩中，更以吶喊方式控訴不公不義。

〈打房謠〉以幽默的擬人化方式行文，房子無辜，都是權貴炒（炒）的。“關鍵在喊打只是嚇人的口號／寄望嚇服以炒房而獲巨利之人”但有無嚇阻作用呢？沒有！“喊打不成課以重稅仍輕如拔一根寒毛”，向明用詩探討、議論：“問題全出在 M 型的凸凹上／都想別人讓出平坦給自己馳騁／站在別人肩胛上耍刀／既保自身安全又顯無上威風／真不知要打的究竟是一房、二房／還是側室、偏房，抑或暗房”更諷刺的是“有那占千坪土地的豪奢墳塋，居然／厚著臉皮攻擊一隻小小骨灰壇”，無奈啊，“偏偏這年頭處處靠‘打’爭取版面”。

〈化外之民〉則是根據報載屢有老祭民將其一生僅有的積蓄捐獻給弱勢族群的報導，本詩亦是向明一位舊識的親身經歷。

一本護照，“上面有我的國家的圖騰”，聯想到釣魚臺也被偷走。有人在捷運上開罵這是什麼“爛國家”，有人有以“幹”字國罵對國家不滿，然而“別人所憎惡的／反而是我所珍惜的”，他不解為何有人不珍惜國家，一旦你遺失了國家的圖騰，就失了根。再苦再窮再艱難的國家，仍是自己的親人。這是向明一生經歷的深刻體悟。

向明，向時光說明——說明生命的狂狷與安頓，人間諸相如問號載浮載沉于時光之流，流向他，他在這本集子裏以直白的語字主動向時光說明，同時也說給進入晚景的自己聽，他聽見自己臨老仍在格格作響的思維變化，他聽見不安分的靈魂時時要掙脫桎梏追求“變變變”的欲望。而要求變，就要涉事，關心人間，為不平發聲，為真理護持。寧靜的變革總是低調的，然而穿透力卻是人間的最高音。

樂活在當下

◎向明

活著是一種樂趣，也是一場苦戀。活著有時會很逍遙，有時卻是處處桎梏。

曾經有人要求我們活著要“養天地之正氣，法古今之完人”。也曾有人要我們活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活著是一個迷惘的無限延伸，活著也如達文西密碼難以破解。

有人死皮賴臉理直氣壯的活著，有人認為好死還不如賴活；有人即使已經靠插管維生，只要有一口氣在，還是在斤斤計較一塊五毛的活著。

沒有人要求詩人要怎麼活著，但對他寫的作品，必要求活生生的寫在當下。已故詩壇祭酒覃子豪先生，在1954年他創辦《藍星周刊》的創刊號序言中即闡明：

“我們不寫昨日的詩，不寫明日幻想的詩，要寫今日生活的詩。”剛剛過世的百歲詩人鍾鼎文老師要求更嚴格，他在一次有眾多寫詩人聚在一起時，像革命黨人誓師北伐時說的一樣：“我們要寫一首比我們生命稍長的詩”，兩位前輩都是在說，我們要寫活在當下立馬到位的詩，而且這首詩要在我們咽下最後一口氣後還是活著。

世上有多少詩人，就有多少種詩人活著的方式，也就有多少詩人活著的不同資訊傳了出來，你不得不相信這世界儘管在到處鬧著“白菜薊”寧靜革命；地球暖化，北極冰山高速溶解，離地球沉沒已沒多少時日，可是詩人還是活得五彩繽紛。一位詩人叫高玉磊的寫出了他活著時的處境：

〈活著〉 高玉磊

兩隻黃鼠狼
一隻住城南
一隻住城北
城東住著一隻母雞

很多年後
我才發現我是一隻公雞
住在城西
為兩隻黃鼠狼而活著

這個戲劇化的場景，是一首寓言詩，寫

出存在的荒謬是無論身在何方，處在何時，都是在等著一種威脅降身，只是遲早而已，不乏先例。與那句歇後語“坐吃等死”沒有多少分別，是一種宿命的苟活。

有人明知一生沒有幾多時間好浪費，不如看開一點，偶而找一些輕鬆的餘興節目消遣，也是一種活著的生活方式。有位名字怪怪叫做囚肉的年輕詩人寫了一首詩寫出窮極無聊，趁機及時行樂的調侃味道：

〈插播時間〉 囚肉

抽根煙吧
調個情吧
放放風箏寫寫詩吧
星期六星期天像兩個卵蛋
我拿在手上當作健身球玩
我現在正在學習浪費時間
人的一生成幾斤乾糧呢？

有位叫做吳兵的詩人，他用十一節組詩，寫出了所謂“活著”的一些道理，娓娓道來確實讓人信服，通過美好的想像，一切都會甜甜蜜蜜，他認為這並不難，只要活著便觸手可及：

〈觸手可及〉 吳兵

1
陽光滲入體內
穿梭，骨節輕微響動
所謂活著
就是把那些穿梭和響動
想像得
像櫻桃那樣紅
像蘿蔔那樣脆

3
他鄉的細沙可以當作藥
敷給內傷一些溫熱
薄如蟬翼的感情
捉摸不定的飛翔
不要落下來
河水依然緩緩流動
倒影依然慢慢搖晃

5
不要什麼甜蜜
只要一些風輕輕吹過
只要一件薄衫
像月光一樣薄

月光一樣的薄衫
隨手而來
只一件
甜蜜就隨風散開了

這首詩還有很多美好的，幻象似的“活著”情景，太長無法細備，即此三節，也活得夠滿意了。不過，也有人認為，這不就像“阿Q”一樣的活著？

一位住在歐洲的詩人名叫克文，他專寫“九行”為度的詩，有4行加5行的九行；有3行加3行再加3行的九行，總之就在九行之內變換隊形，只要成詩就好，他似乎樂此不疲，“阿克詩九行”成了他的招牌。有首九行詩名叫〈活下去〉：

一切都可以活下去的
坐在一棵大樹下
樹葉在風裏陶醉
偶爾漏下一些無關緊要的譬語
決定在一片草地上活下去
那些不知名的小蟲就是最好的榜樣
活下去的火車有著完整的軀體
穿過隧道，穿過黑暗
前面就是果園，那蘋果原諒了一切

我這人一向活得很自在，可說從來沒有太多高蹈的慾望，而今已是八十五歲，總是被人認為虛報年齡，怎麼看起來，頂多五十八歲，這外表騙人，真是有口難辯。最近我寫了一首詩，也許可以解釋我看來“幼齒”的究竟原因，我就是這樣活著過來的：

〈我家外面〉

我家外面
沒有鐵蒺藜 沒有鐵絲網
無論江洋大盜，燕子李三
隨時歡迎來訪
反正我家裏面
也沒有什麼值得誰伸手偷搶

我家外面
除了爽朗的陽光 光潔的月亮
和一口清澈的大水塘
隨時有好奇的生物來訪
有的臉圓得像向日葵，有的
蜻蜓點水式的伸頭一探

我家外面
其實並不門前冷落
當然也不可能門戶為穿
有時在家高唱“一馬離了西涼界”
興起之時寫幾句詩打趣自己
那管它外面成敗悲喜

比我小三歲的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

溫柔的磨蝕

——序陳本銘紀念詩集

◎秋原

俊太郎，去年（2011）十二月中得到中國民間所舉辦的“中坤國際詩歌獎”，他的名詩〈活著〉一直為人傳誦。這首詩是為日本大地震受難災民而寫，他歌詠生命存在的價值，發現“當下活著”是如何的可貴與美好，他呼喚不幸的災民們要面對無常，要堅持自身生存的勇氣。〈活著〉分五小節，連題目共四十行，現在不分行以分號斜線連綴如下：

〈活著〉 谷川俊太郎（日）

活著／是活在當下／是喉舌的乾渴
／是枝椏間日光燦爛／是倏忽想起
某段旋律／是打了噴嚏／是牽起妳
的手

活著／是活在當下／百折裙／天文
館／約翰·史屈勞斯／畢加索／阿
爾卑斯山脈／邂逅所有美好的事物
／以及／要小心隱蔽的惡

活著／是活在當下／是可以哭／是
可以笑／是可以怒／是自由

活著／是活在當下／是現在遠方的
狗吠／是現在地球的動／是現在
他方出生的嬰啼／是現在他方有士
兵負傷／是現在秋千擺蕩／是現在
時間流逝

活著／是活在當下／是鳥兒在振翅
／是海浪在呼嘯／是蝸牛在爬行／
是人與人在相愛／是妳手掌的溫度
／那就是生命（許偉泰改譯）

這位日本現正當紅的詩人呼籲大家要“活在當下”，要正視現實如此的美好，可以有嘻笑哭怒的自由，可以邂逅所有美好的事物，可以牽起妳的手，妳手掌的溫度，那就是生命的實證。看到他這首主張積極“活著”的詩，使我想起伊朗詩人阿巴斯，他在1990年伊朗遭受八點九級強震後，親自到現場去感受那種澈底毀滅的淒慘況味，然後他拍攝了《生長流》（英文原名 The Earth Move We Didn't）這部紀錄片。他發現災民雖背負著極大的沉痛哀傷，卻是以一種充滿積極有信心的態度，面對生命，繼續生活。因此他非常贊同生命不該在遇到災難時停擺，生活更該在重建中繼續，“地球雖然在悸動，我們卻不為所動”。這也是在強調大家要“樂活在當下”，尊重生命的最高期許呵！

2012/9/18

在陳本銘去世十二年後才為他出版這本詩集，除了感慨以外，肯定的是他沒有被遺忘。本銘畢生對詩執著，為詩而詩，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他熱愛生命，活得很精彩。

陳本銘祖籍廣東恩平。1946年生於越南，在“中法學校”（後改為“博愛中學”）、明德大學唸書，當過教師、籃球教練、記者。上世紀60年代初本銘開始以筆名“藥河”、“也罷”在越南華文報文藝副刊上發表詩作，也曾以“般若”、“阿野”等筆名發表散文。本銘是越華文藝圈的活躍份子，家中幾乎成了文人的聯絡站。1966年參與籌劃和出版越南華文第一本現代詩集《十二人詩輯》。1967年加入“存在詩社”。直至1975年4月北越共產黨攻陷南越，結束越戰前，“藥河”在越南華文文藝圈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1976年他曾當過一年的船員。1978年和夫人李美庭結婚。1979年本銘被抓去勞改。1980年女兒約緹誕生。1989年以人道庇護移民洛杉磯。翌年，本銘與幾位也來自越南的華人詩人方圓、黎啟鏗、區劍鳴與陳銘華等創辦了《新大陸》詩雙月刊，推動現代詩運動。本銘也改以本名發表詩作，在90年代期間“陳本銘”對美西的華文文藝圈來說，並不算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1994年本銘畢業洛杉磯技藝學院（L. A. Trade Tech College）美術設計系。然而，同年卻罹患直腸癌而開始接受化療手術。當時他雖然身體衰弱，仍然沒有停止創作，繼續參與詩刊工作和文藝活動，並與《新大陸》詩刊另三位詩人遠方、達文與陳銘華出版了詩集《四方城》，他更為該詩集設計封面。1995年中秋，本銘與《新大陸》詩刊其他詩人在洛杉磯長青書局籌辦名為“以詩迎月：今夜星光燦爛”的中秋節現代詩朗誦會，出席朗誦的詩人有紀弦、鄭愁予、楊牧、葉維廉、張錯、秀陶、陳銘華與本銘本人。除了為朗誦會特刊設計封面

以外，本銘更在書局門前別出心裁地設計了一面酒旗，讓當晚的朗誦會更添詩意，可以說是美西華文文藝圈的一次盛會。

本銘自幼親近佛教，關懷弱勢族群。唸中學的時候曾於課餘學習國畫，結識了釋今三、惟日、寧雄幾位青年法師和畫家陳賓陽、張達文等。本銘家中曾經成為畫室，經常聚集三五位青年畫家，作畫談禪。他本人擅長文人山水。後來更參與籌組“華宗佛教青年會”、“正覺學校”的創建以及“廣肇醫院”和“崇正醫院”重建工作，幫助病患與貧困學童，並經常為慈善畫展捐出畫作義賣。本銘也是一位出色的記者，1975年初他積極倡議重建堤岸華文公共圖書館，仗義執言。

除了寫詩作畫，本銘在唸書時已是一名籃球健將。畢業後當教師更兼任籃球教練。他一度是越南堤岸的體育會和校際籃球賽的球證。馳騁球場，風頭十足。赴美後，除了愛幫助朋友之外，本銘也熱心參與社會活動，甚至在患病期間，仍然不辭勞苦，竭誠地支持女作家王育梅舉辦的“音樂關懷協會”，並寫了一句口號：“我們為您唱一首歌，您為社會付出最崇高的心意。”透過音樂與文藝活動，呼籲有所感動的人士作出奉獻，對當地華人社區的貧病人士提供撫恤。本銘一直與癌病搏鬥多年，他最後一次參加活動是2000年9月20日台灣九二一地震一週年的感恩音樂會，一個星期後不幸于2000年9月28日因癌細胞擴散，與世長辭。

回溯上世紀60年代初，由於台灣現代詩的啟發，越南華文現代詩正處於實驗階段，陳本銘已經是極少數早熟的詩人之一。當時的“藥河”似乎比較傾向葉珊、鄭愁予與《蓮的聯想》的余光中。當大家對現代主義趨之若鶩，創新唯恐不及之際，他卻以中國的傳統文學注入現代的精神，一開始便展現自己寓浪漫與古典於現代的中國風。當年的越南烽火連綿，硝煙處處。請看1965年他對戰

爭的書寫：

這裡沒有茱萸
怎能自卜歸期呢？
故鄉當少去一個我了
在祖先的塋塚前
撫斷碑蒼冷的臉，拭淚
那時候我又不見你 又不見你的塋
你的瞑目處有不瞑目的標誌
很多遺棄的甲冑
以及許多靴印
你不再寂寞了
許多流血的故事被原野夜夜講述
〈秋歌（原題訊息）〉

試想想，一個在越南土生土長，十七歲的華人少年如何能寫出如此古典的現代詩（或恰如詩人余光中說的“現代詞”）？我想，除了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之外，更應該是本銘天賦的才華。

本銘就是如此獨樹一幟。他典雅婉約的風格似乎有利於書寫戰爭、愛情與鄉愁這些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是永恆的題材。在越戰期間，本銘雖然沒有直接參軍作戰，他卻能體現時代的苦難，借古詠今：

三柱的燈擎起那份秋意
已傾瀉的 已傾瀉很久
我與你躲在小丘的背後
元帥點讀他大軍的名帖
校場回應 回應了很久
孃子，我與你與繼是這個歷史的目擊人
〈校場〉

要解構本銘詩創作的脈絡，也許可以從他 1998 年的〈第八日〉一詩看出端倪：

……上帝歇了祂一切創造的工，
就安息了。
創世紀第二章第三節
翌晨，我著手
展開我的創作
以痛苦為骨
喜樂為肉
慾和潔淨
為生命紋身
並且趕及在子夜來臨前
竣工
是為第八日

本銘揭示自己的創作“以痛苦為骨”，此言一點不虛。詩人經歷世亂、癌病…飽受時代的苦難與命運的鞭撻，有不少關於戰爭、死亡與毀滅的書寫，例如：

讓我睡，你擊我骨
歌就翻然揚起……
是那夜的鞞鼓聲 那淒迷的一聲無尾的笳
晚雨好突然落著，啊，那夜在邊疆
〈擊我之骨〉

所有的幽靈喜愛在雨天回來
穿著不同的軍服
更遠處是青山，青山後是戰場
他們自那那一役中轉回來
沒有槍枝，沒有膚色
〈說書的樹〉

我們進入廢墟
廢墟曾是昨日煙花的城市
而胎生 卵生 濕生
所有的
必須進入輪迴
〈西貢印象：April 1975〉

然而，本銘的詩卻沒有嘶喊，也沒有呻吟，他的筆調依然是一貫的凝煉沉鬱：可以說是“哀而不傷”，對於一個年輕的詩人來說尤其難得。本銘早期的詩大部份屬於婉約溫柔的古典風，這種詩風一直是他創作的基調直到他定居美國，直接受到西方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沖擊，才開始改變。

本銘的詩喜樂不多，不過，愛情畢竟為他帶來快樂和憧憬。詩人早期的情詩流露罕有的愉悅：

最好是叮叮簌簌滑下幾珠雨
躲在髮叢逗起我們眼內的相思
〈同行〉

乖乖，五百年前很古的時候
你的髮香就曾經染遍
〈窗前〉

所以 我們便佔著這麼的
一個小屋，一個貝殼的天地
日日如此仰望
而我們兩人，日日如此
仰望成為一山
〈雲〉

可是，當時越南的青年男性面對戰爭，面對兵役與參戰的逼迫，前途茫茫，生死未卜。男女之間的情愛畢竟也充滿悲歡離合的變數而顯得脆弱、殘缺與無奈。正如本銘所說的：“快樂與痛苦原是愛情必須兼備的因素”：

風起自宇宙最高寒處，雲生自最遠那方的海湄。我們幾時是雨
走過戰爭，絆腳的蒺藜
讓我們匯成一海，同一名字的海
澎湃時淹卻了我們整個溫柔的夏季
〈幾時我們是雨 給 D〉

而風將我們扶起自雙腋
喏，誰也不許拌淡了酒
看夜如你軟入胸懷
情人
在地圖以外
〈在地圖以外〉

縱使我不敢預告歸期
鬢白齒搖時你仍是廿歲的你我仍是廿歲的我
〈細雨黃昏〉

本銘喜用隱喻，傾向於把豐富的意象鋪陳在不同的層次上表現詩的意涵。請看 1999 年他去世前一年書寫的〈之前給 DT〉：

洪水之前想及火
城破之前想及愛
灰燼之前想及手
手是昨夜撇離的夏日
執著一莖自焚的玫瑰
越過季候的邊界

河涸之前想及雪
燈滅之前想及雨
死亡之前想及你
你移動在光影反差裏
掠起遠近記憶的鬘塵
透逾宿命的藩籬

這一切
這一切之前已經許諾
時間窄門中
我們牽手走過呼和吸的斷層

這是一首關於亂離、情愛、生死的詩，藉由凄美的隱喻和繽紛的意象而“演出”。從“洪水”而至“呼和吸的斷層”

，在短短十六行裡涵括了由古至今，由遠至近，由大至小，絲絲入扣。意象的運用如取如攜，而時空之大，觸覺之精緻，近乎極限。詩人豐富的想象力可謂驚人。最後四句，重複“這一切”三字，不僅把節奏減緩，而且也加重了許諾的語氣，用情之深，簡直到了生死相許的境界。而且，詩中的語言由於被高度壓縮，遠遠超越了意義的詮釋，可以意會而不落言詮。詩人梵樂希曾說：“散文是走路，詩是舞蹈。”回顧本銘的詩作大多是詩質縝密，敘述性極低而張力外延的書寫。

本銘的情詩不落俗套，纏綿悱惻，真摯動人。他年輕時的情詩應該不少，但是能夠搜集到本詩集的卻數量有限，滄海遺珠，殊為可惜。

自古以來男歡女愛，床第之事本來就是人性的一部份。然而，由於封建禮教長期的壓制，愛慾被視為禁忌。甚至在80年代以前，對很多華文詩人來說，性仍然是忌諱的題材，以致“性詩”寥寥無幾，或有也僅限於含糊閃縮，搔不到癢處。到80年代，隨著社會轉型開放，詩人對性愛的書寫才逐漸增加。然而，大部份卻又矯枉過正，過於露骨，大膽有餘而美感不足。藝術與情色的差異，往往是一線之隔。“性詩”難寫，除了詩人本身的才氣和膽色外，其中的學問更在於隱約收放之間的拿捏，要恰到好處，尤其是美感的展現至為關鍵。對於以“慾和潔淨為生命紋身”敢愛敢恨的本銘來說：靈與慾也是他人生的課題。本銘有不少出色的“性詩”。在〈夜歌〉一詩裡，他用月光的“流過來，流過去”比喻愛慾的蕩漾，以郵戳與郵票、紋身與胴體……比喻性愛關係，意象貼切鮮明。另一首題為〈情詩〉裡，詩人諷刺禮教對性愛的壓制：

禮樂傳後反成忌諱
期艾且不可直言
性愛

詩人指出男女的性愛其實是自然的人性關係，正如：

詩和文字
潮汐和月亮
你和我
器官關係純粹

是
起
伏
的
大
地
和
昂然挺立的
樹

在技巧方面，此詩末句用圖象的排列描畫男女的性愛關係，雖略嫌有形式主義的堆砌，但亦順理成章，有其別出心裁的藝術元素。詩人也用類似的手法書寫另一首〈海難〉，是寓情慾和生死於風景難得的佳作：

我們擱淺在相互
的情慾上
交疊的龍骨
身外 是整尾癱瘓的海岸
仍然有潮汐激越以後
一湧一動的手指
拍發
一宗海難

0 號浮標浮著
在倒顛的額際
髮 蕩漾的水母
我們最終與水虛弱
為
平
伏
的
線
條

本銘的詩大部份開始喜歡單刀直入，結尾則迂迴跌宕，餘音裊裊。這首詩一開始便道出情慾的主題。“擱淺”二字用的很妙，既寫景又喻意。同樣的，“交疊的龍骨”是一石二鳥，既寫肉體也比喻船隻。詩人以整“尾”而不用整“個”來形容“癱瘓的海岸”，使場景更加活現，饒有創意。繼而以“一湧一動”形容“擱淺”在海灘上人的手指的律動，不但寫景，也暗喻激情後的愛撫，並藉由手指的律動比喻拍發海難電報的動作，一個符徵卻有多重意涵。詩中以“蕩漾的水母”比喻頭髮，襯托男女歡愉後的疲憊，意象柔美；宛如電影慢鏡頭的畫面。末

句“我們最終與水虛弱為平伏的線條”以圖象的方式排列，十分傳神。而“虛弱”二字本為形容詞，在末句中作動詞用，散文的語法被提昇為詩的言語。可見本銘擅於融合情景，也看到詩人構思大膽、描繪細膩、遣詞運字與氣氛營造的深厚功力。

必須一提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北越攻陷南越，在南方實行共產統治，成千上萬的華人與越南人為了投奔自由，不惜傾家蕩產，冒著生命危險，紛紛乘搭簡陋的木船出海逃難。然而，有不少人不幸葬身怒海。雖然如此，仍然阻擋不了數以萬計人民投奔自由的決心。因此，當年在華人社區，經常聽到親友海難喪生的噩耗。本銘當過船員，這些悲慘的見聞，肯定在他心中留下難忘的烙印。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認為：死與性都是人類的本能。也許如此，本銘寫此詩時已罹患癌病接受治療，面對死亡。在書寫情慾與生死時，當年海難的記憶，可能又從潛意識裡浮現出來。一時之間，灘兮？難兮？情兮？慾兮？生兮？死兮……全都投射到字裡間，滲透心懷！

鄉愁也是本銘書寫的主題之一。他早期的鄉愁也許像很多“海外”的華人一樣，是炎黃子孫與遙遠的華夏傳統文化的一種血緣。例如在1965年的〈秋歌（原題訊息）〉中詩人便體現了這種文學的鄉愁（nostalgia）：

這裡沒有茱萸
怎能自卜歸期呢？
……………

那種悵愁很稠
是一部天竺的美麗的脛髯鬍子

本銘在1989年以人道庇護移居美國。他生活在自由的國度裡，感到無比的喜悅。然而，在地緣上，對於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越南，尤其是西貢；總有纏綿的鄉愁。在詩集中，像〈話說從前在下雨的西貢〉、〈家書回到傷別的市鎮〉、〈無題〉、〈血的歌〉、〈守歲〉、〈給女兒約媿讀的詩〉以至〈夢回〉……等鄉愁詩不下十多首。例如在〈隨意而歌〉中，洛杉磯的雨讓詩人回憶故鄉西貢的雨：

這歌就是
你隨意而鬱愁
所有西貢的某一棵樹
夜間 徐徐雨裡
懷抱感觸的蟬

此詩頗有南唐後主“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的意境。本銘另一首鄉愁詩〈螢火〉更備受好評：

來不及驚叫
刷一聲
天 便黑下來了

祇因為想及西貢
故鄉
停電的兩夜

來不及說 cheers
一口酒便將
月亮
骨啍灌下肚裏

你我
便可以回去
這樣
打著螢光
手電筒

此詩異於本銘一貫凝鍊沉鬱的風格。詩人以清晰剔透的意象、簡短的字句，透過蒙太奇般跳躍和敏感的筆觸，以超現實的手法，勾劃出一股剪不斷的鄉愁。詩人一開始就簡潔有力用“來不及驚叫”形容從突然而來的天黑，聯想到西貢易幟後經常停電的黑夜。“驚叫”二字似乎更另有所指。然後再次以“來不及”道出直用英文“cheers”：乾杯，實在太妙，讓人馬上知道“一口酒便將月亮骨啍灌下肚裏”的是外國的月亮。末段僅以“你我”二字便帶出對飲者的關係，乾脆利落。最後把散文的口語：“便可以這樣打著螢光手電筒回去”以倒裝語法，分行變成詩言語。如此一來便把前三段的場景快速轉換的節奏減緩，道出幽幽的歸思。因此，看起來似乎是散文的語言，經過整合營運，產生了暗示、象徵、意象與比喻……等詩功能。此詩情景交融，詩人在虛實之間出入自如，起、乘、轉、合的秩序也恰到好處，而且更留下耐人尋味的弦外之音。雖

是小品，境界卻屬上乘。

在本銘的詩作中，類似以上意象鮮明，言語剔透，脈絡清晰的例子其實不多。本質上，本銘是屬於傾向感性的詩人。梵谷、莫內與李商隱是他的最愛。他對詩的氣氛似乎更情有獨鍾，畢生幾乎沉醉於典雅迷離的韻味；耽溺在欲言還止的格調更甚於言語與題旨的經營。

上世紀 60 年代台灣的詩壇曾經提倡現代主義、肯定意象派，摒棄浪漫主義平鋪直述，概念化和情緒化言語的濫觴，主張準確表現直覺意象。台灣的詩壇同時也提倡超現實主義與心理分析的理念，以夢幻和潛意識的言語呈現內在在世界、以反理性邏輯重現更真實的現實。本銘也不免受到類似的影響。他部分的詩涵蓋眾多的意象、而言語過度壓縮，詩質變得過稠，加上他所用的部分詞藻過於古僻，氣氛迷離飄渺，因此出現意象阻塞，銜接欠準，意向不明而晦澀難解。然而，不羈的本銘曾說“詩是自我感覺的演出。我不在乎拗折天下人嗓子。”的豪語。他甚至寫了題為〈一首詩之寫成〉的短詩，嘲諷某些“指指點點，口吐白沫”的詩評人，拾人牙慧，唯主義是從。可見本銘只管創作，不重視批評，我行我素的性格。事實上，晦澀難解無損他詩作的價值。李商隱與艾略特的詩並不易解，不過，只要細精品讀，開放感覺，至少也感受到作品表現的美學經驗，“雖不中亦不遠矣。”正如詩人龐德的比喻：“詩就是一扇門在一開一關之間，讓人想想究竟看到什麼。”詩的樂趣不就是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嗎？

本銘飽經憂患。在詩集《四方城》裡，他曾說：“……我們都是在人類自造的災禍中長成的。同時，我們亦確信災禍將會以任何形式繼續存在於人類社會，這可能就是我們執著寫詩的最大理由。”作為人類社會一份子與人道主義者，他關心世界上發生的戰爭與災難。無疑的，詩人在探索內心世界，表現自我的獨特性以及在追求藝術境界的路上，可以是非常個人，非常孤獨的，而且也應該有其孤獨的世界。所以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所以是“高高山頂立”。然而，另一方面，在現代資訊

科技發達的 21 世紀，人類社會已形成息息相關的地球村，作為人類社會的一份子，現代詩人對世界上所發生歷史性的事件或災難，應該有感知的能力。我想，不管每一個人對“知識份子”一詞定義如何，一個有良知的現代詩人，應該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詩人的良知往往促使他超越自我，超越社群，甚至超越他的時代，而堅持人道主義價值。所以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所以是屈原、裴多菲、索忍尼辛……所以是“深深海底行。”當然，這並不意味詩人不會犯錯（politically incorrect），也不意味詩人非要參與社會事務以社會題材寫詩不可。其實，歷史意識與人道主義的良知也是詩人的人格與精神面貌，往往體現在他的作品裡，與詩人形影不離，血肉相連。這也許就是沙特所強調一個作家應該意識自己的社功能是：“不要讓世人對世界冷漠，不要讓世人對周遭的事物漠然無知”。

也許因為這種歷史意識與人道主義的良知，早于 1991 年美機轟炸伊拉克展開“沙漠風暴”戰爭的時候，本銘雖然得以人道庇護剛定居美國，詩人也直言不諱：

天空是倒懸的基盤
慘青暗藍 焰火縱橫成界線
機群後面
數百架次的兀鷹
等待
幾時落定的塵埃

〈沙漠風暴〉

透過反諷的口吻，詩人質疑；歷史的決策要等到多少年後才有定論，孰是孰非？可是，大規模的轟炸旦夕之間便造成多少生靈塗炭。“兀鷹”在這裡是相關語，既指美空軍的“兀鷹”機，也指食屍鳥。寥寥數言便刻劃出哀鴻遍野的戰爭慘況，簡潔有力。在 1992 年的詩作〈索馬利亞二首〉裡，本銘針對索馬利亞的饑荒，指責權力階層的鬥爭置人民生命於罔顧。

或許與華夏傳統文化的血緣關係，本銘雖然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海外”華人，詩人非常關心中國。1991 年長江流域因豪雨導致水災，他為大陸的災民感慨：

像蟻的人民又像
魚
栖惶於泱泱何其闊大的砧板上
〈對飲與患〉

本銘見證強權暴政，更深切體會到沒有民主自由的社會，人民的基本人權便沒有保障。也許這樣，當天安門學運的新聞傳到美國，剛剛抵美重獲自由的本銘馬上寫了支持爭取自由民主運動的詩篇：

中國，中國 年輕的心臟
中國，中國 絕食的良知
〈天安門，我們使您開花〉

政治的社會現實雖然殘酷與黑暗，然而，也因為生生不息，延綿不斷的歷史意識，本銘永遠堅持，永不放棄。在詩作中，透過父母為兒女起名字的動作，詩人深切希望中國的兒童能夠生活在自由民主，光明的環境裡：

天安門 我們正在
自沉的冰河裏呼喚
民主，民主
兒子 所以你的名字
我們還喊你天安
女兒 便婉約而
約北
〈給兒女命名〉

而遲遲的東方仍有暗赤的雲
阻道的山仍有
坦克和鎗桿子
而我們坐著 仍然坐著
必須坐著
直至東方日出
〈坐著直至東方日出〉

本銘堅持著一種薪火相傳，綿綿未濟的使命感。詩人在越南易幟後滯留逾十年，見證戰爭的破壞，人性與歷史文明遭受摧殘。他始終堅持信念，執著寫詩。1989年去國前，他在〈呵！西貢。我們再次的城〉一詩中，語重心長地宣示：

誰是最後離去的 請把燈光
熄滅 火種留下來

詩人堅信，無論有多黑暗，時間有多漫長，只要火種在，火是不會熄滅的，人類的道德價值與文明必定能夠重建：

火 便躍起
在鑽木的手勢中
一盞燈
重燃
一個文明
呵！西貢，我們再次的城！

我想，這正是詩人陳本銘為大家珍愛與緬懷的主要因素。他沒有仇恨，他有的是希望。他堅信人類的美德與文明的重建。正如史學家湯恩比所說：“我不相信文明會死去，因為它不是一個生物體，它是意志的產物。”

二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對詩曾如此讚美：“詩比歷史更有哲理。歷史是殊相，詩表現的卻是共相。”證之於本銘的詩作，我們還能說些什麼？

本銘年輕時生活在戰爭與死亡的陰影下，成年後飽經世亂，赴美後又患癌病逝。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成為他人生的一大課題。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人生的終極是死亡。死亡是必然的，不可替代的，是最本己的。因此，人“此有”（Dasein）是“向死而在”。因此，“此有”必須面對死亡，把死亡納入“存有”的眾多可能性之內，透過自由抉擇，決定自己的存有，實現完整的“本真存有”與存有意義。也許這樣，因著癌病的煎熬與死亡的迫逼，本銘需要心靈的淨化，需要肯定存在的意義，需要參破生死。他書寫了〈念珠〉、〈水殮〉、〈風想〉、〈行香人〉、〈天葬以後〉、〈等待究竟是什麼？〉、〈經常的來客——致死亡〉、〈錐立〉……等不少感悟生死的作品。詩人似乎進入了一個非常接近宗教的世界。顯然，他覺得人生苦短，要充實的過每一天的生活，正如他在《四方城》裡的自我寫照：“盡情生活，率性流露。”在〈夏的Jacaranda〉一詩中透過對藍花楹的描繪，本銘清楚表示：活，要活得精彩：

Jacaranda
夏天愈來愈炙熱
一把火
然後鍛紫你滿頭青髮
我觀察你許久許久
肯定

燃燒時你紫得很美

詩人在後記中說：“Jacaranda 春末夏初滿放粉紫的花，最盛時候全樹不見一片綠葉，那種紫色又神秘又悒鬱，常在寂靜街道高速公路之旁，突然展現送你歸家或遠行。但花發時間短暫，一夜之間鋪滿街道，陣風過處，簌簌落下如雨，人行其中只覺生命如寄，淡淡蒸發不如剎那衝擊迸射。”

本銘大有“直須看盡洛陽花，始共春風容易別。”之慨。在另一組有名的詩作〈一口窗的五種景緻〉的後記裡，有感人的描述：“一九九四年三月底患直腸癌，手術後每月必須住院四至五日作化療。醫生說療程一年。今年三月照例住進阿罕布布拉市仁愛醫院，算算時間我在這裡已十進十出了。院內清靜，每個病房建築格局和擺設大同小異，但都有一口大窗可供遠眺近觀外邊景緻，這組小詩就在不同的病房面對每口不同開向的窗醞釀寫成的。每次入院，我都背了一個背囊而去，那樣子像是去露營，背囊裏除了必需品和衣物外，全是書籍，詩集和校選給詩刊的稿件。我住的是單人房，一切活動都不影響別人。讀書、看電視、聽音樂、寫詩、校稿皆自由自在，唯一的牽繫是靜脈血管裡拖住針藥，長長的塑膠軟管盡頭連接兩座藥控器，使我頓覺人的軀體皮囊不過是在死和生之間漂飛的紙鷲，而生和死的那種牽繫往往薄弱，祇須輕輕一斷，豈非更大自在。”

本銘對生死的態度豁達瀟灑，對他來說入院像去露營。更難得的是，病中的他仍然與詩不離不棄，何止是“衣帶漸寬終不悔。”何止是“本真存有。”

（值得討論的是，詩人有時會在文本（Text）前後加上注文、註釋、前引或後記等文字。或解析作品的意涵，創作緣由、或紀念人、事、物……等等，是一種輔助。不過，詩作與注文之間的關係往往類似畫作與畫框。好的畫框可以襯托畫作的美感與格調。反之卻破壞畫作的美感，影響它的價值。同樣的，好的注文有畫龍點睛之妙。至於無關痛癢、酬酢附會的注文，不僅畫蛇添足，弄巧反拙，更破壞詩作的完整性，關係可謂不小。波德萊爾說：“要隨時隨刻當

詩人，就算是寫文。”豈能不慎？反觀本銘的後記，不僅能讓詩作意猶未盡之處，呼之欲出，而且美感十足，與詩作本身互為表裏，相映益彰，讀之令人動容。）

在〈經常的來客——致死亡〉詩中，詩人更抱著灑脫不羈的態度，用調侃的口吻向死神開玩笑：

面對著你，我仍然活在，無異幽了你一默。
當我不在的時刻，卻幽默了自己。
……………

我知道你會來
你會來 遲或早的問題而已
……………

我知道我家的
茶 帶點香味的暖
咖啡是燙口的濃郁
而你屬於冰冷的
我高昂的談興讓你沒趣
當你訕訕地要離開
我只好打住話頭 說
……有空再來

本銘的詩一貫多呈靜態，戲劇性與動感不多，此詩是他非常難見的書寫。詩中的意象簡約，言辭接近口語，如同嬉戲。詩人透過虛擬和戲劇化的黑色幽默，以第一人稱和死神詼諧的說話。我想，實在沒有比向死神開玩笑更黑色的幽默了。詩中表現了詩論家簡政珍形容為“苦澀的笑聲”“它是語言嬉戲的縫隙，假如嬉戲瓦解所有的現存，從這個縫隙我們卻窺見伺望到另一存在。語調似乎戲耍，但那卻是令人正色凜然的嬉戲。”從深層意識來看，那是詩人對死亡的荒謬和無力感的轉化與昇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也說：“詩人視一切外物，皆遊戲之材料也。然其遊戲，則以熱心為之，故詼諧嚴肅二性質，不可缺一也。”同樣是真知灼見。

美國女詩人愛蜜麗·狄金遜寫了不少與死亡有關的詩。她的〈因我不能為死停下〉一詩描繪自己與“不朽”同坐在死亡的馬車上，徐徐走過孩子們下課遊戲的學校、經過夕陽下的麥田，到了土丘旁的小屋……觀看生命的浮光掠影以及對永恆的嚮往。本銘對死亡也有異曲同工的書寫。在〈晚上，和叫做寂寞的

你去溜狗〉詩中，他覺得死亡似乎已經到了他的家附近的足球場：

那時 所有的聚光燈都一一熄滅
在不斷圓擴過邊緣的足球場裡
以我們的狗作核心
宇宙鬆開手間的牽繫
放其與寂寞共同飄昇的風箏

此詩節奏柔和，整篇瀰漫著一股幽思，詩人彷彿與宇宙萬物為一體。本銘最後的一首詩〈癌〉寫於死前兩個月，也有類似的格調，其中他說：

我
披著晨褸坐在院落裡
餵鳥
小白狗翻滾在腳邊
癌
這騷潑的始終不倦地廝纏
六年以來
讓我的情人瘋狂妒忌

詩人以旁敲正著的手法讓人覺得，癌病的廝纏讓他情人妒忌的事彷彿與他無關。詩中以單獨一行的一個“我”字開始，在形、聲兩方面都顯得意味深長。“癌”也是單獨一行的一個字與“我”互為對比。詩人以“披著晨褸坐在院落裡、餵鳥、小白狗翻滾……”這些生命的普通動態對照癌和死亡的靜態：一動一靜，一生一死。通過這種對照，詩人賦予生命一個更高的層次。

本銘外表雖然豁達不羈，然而他的創作態度卻非常嚴肅，一絲不苟，努力不懈。1995年他和我在信裡討論人生觀與詩觀時，誠懇地說：“……我一直在這方面努力，不斷給自己的詩觀念、我人生觀及我處於現世紀和未來世紀的理念做建設融和的體系工作。思而後詩，詩而後思，希望盡這生會有一首真正的詩。”可見本銘對詩是付予最大的虔誠，對自己作出最高的要求。其實，本銘去世前，他的詩藝已臻成熟，輕描淡寫，揮灑自如，已經沒有早年欲語還止之態。可以說他的詩藝以及他對詩的執著奉獻，放諸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圈可點。假若不是英年早逝，必定更有一番光景，想起不禁令人扼腕痛惜。

本銘生前似乎曾經打算出版他的個人

詩集，並以《溶入時間的滄海》為名。我想，他也許覺得自己雖然經歷了多少變遷與滄桑，然而，對一個動亂多難的大時代，對芸芸眾生，對無窮無盡的宇宙時空而言，個人是何等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正如蘇軾的感嘆：“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一剎那便溶入時間浩瀚的滄海裡。可是，在主體世界，一剎那卻成為永恆。作一個時代的見證和他所代表的良知，作為越南華文現代詩運動的主要詩人之一，作為一個傳奇人物，一個真正的華文詩人——陳本銘的存在，肯定是有意義和值得紀念的。在許多愛惜他，懷念他的人的記憶裡，與其說本銘已經溶入時間裡，不如說他已經溶入我們的生命中，如同收在本詩集一百多首本銘的詩中的每一個字；彷彿都是詩人靈魂的每一個脈搏。詩人走了，可是他的脈搏卻依然卜卜卜的繼續跳動，感覺上，本銘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們；恰若他在預言式的詩〈水殮〉中所說的：

我喜歡這樣
溫溫柔柔的磨蝕
遠行
其實並不離去

2011年6月23日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互文的詩學：犁青與他的巴爾幹半島

作者：Dr. Krinka Vidakovic-Petrov 譯者：余麗文博士

1. 犁青的詩學之旅

多年前當我忙於把犁青的詩從英文翻譯成塞爾維亞語時，我曾問及他有否興趣寫下他對詩與創作巧的一些見解，或是對詩創作的一些點滴。他隨即發給我一篇題為〈詩旅斷想〉的文章。我在此特意提及此事，是因為我的論文以詩學之旅為主旨；旅程、遊蹤或是行旅均指向一種狀態，然而三者共通之處是當中指涉了空間上的移動。一般而言，移動泛指狀態的改變，而它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一次旅程、一次過程或一種追尋。就形式而言，它影響了時間（歷史）及空間（地理）；但我們也不應忽略其中的象徵意義，亦即移動也有其潛藏的特質，如心理、精神、形而上等等的轉變。

我曾翻譯過不少犁青的詩，第一首是〈咫尺西天〉，其後有詩集《科索沃·血色的春天》等。兩本作品相近之處是題目同樣帶有空間的含義：如前者是關於遙遠之地，附有一種象徵性，指向在歷史以外的想像空間（樂園）。而後者的題目則確切地指涉在地的歷史空間（塞爾維亞、巴爾幹半島、西方）。這兩個作品的題目可視為是中國詩人在時間與空間創作上，所橫越的兩個盡頭；既是一次個人經驗的探索，又是一次有關文學創作的回應！

“東方”與“西方”在大自然的領域中代表日出與日落的交替，在現代人的世界中卻成為了相對的概念，隱含象徵性的意義。對不少歐洲人而言，中國仍然象徵遙遠的東方，擁有悠長綿延的歷史，並具特殊意義。將東方與歐洲聯繫上的是一條商旅之路，一條容讓商人運送絲綢及香料（當時被視為兩種極為貴重的商品）的路線。商人長途跋涉，穿越險峻的山嶺、乾旱的沙漠、積雪的河道，發展貿易。當哥倫布從西航行至加勒比海的島嶼，他相信前面的陸地是成吉思汗的領土，卻茫然不知他竟發現了新大陸。當葡萄牙的探險家從西航行至印度及中國時，他們於果阿印度及澳門

建立了他們的殖民地。十三世紀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的旅記雖然從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歷中延伸，但他的文字也同時強化了他者對於中國及其歷史的一種長期想像。英國著名文學家柯勒律治(Coleridge)的〈成吉思汗〉(Kublai Khan)也是十八世紀以來，其中一首確認這種對中國的想像的重要文學作品。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文學脈絡，因為詩人也是探險家與航運者，只是他們所探索的不是海洋或陸地，而是人的心底靈魂。

毫無疑問，犁青就是這樣的一個探險家，翱翔於真實的地域、歷史與文化之中，肩負了中國的傳統精神，在文字中呈現了人文力量，並用詩探究大自然與人類的場景。他的詩學之旅並不限於亞洲，而是廣及葡萄牙及西班牙、以色列與埃及、塞爾維亞及希臘、阿根廷、日本及美國。這是怎樣一次的詩學之旅？它是如何衍生及轉變？哪裡是它的終點站？讓我們先解答最後的一個問題：犁青詩的終點站往往是對於“他者”的一種反思。如〈致路易斯·德·卡蒙斯〉便是非常合適的一個例子。當犁青身處羅卡角(Cabo de Roca)，即葡萄牙的最西端，他看到偉大葡萄牙詩人卡蒙斯(Cameos)的句語被刻在石上，“陸地至此終盡，大海從此開端”。而對犁青而言，他的文字創作則是“在地止於此，想像始於斯”的一次呈現。因着卡蒙斯的啟發，這位中國詩人開始了一次包含了葡萄牙最早期航海家迪亞士(Bartolomeo Dias)及達嘉馬(Vasco de Gama)發現印度及中國的旅程。犁青也同時與曾住在印度果亞及澳門的卡蒙斯對話，當中也包括了與他的經典作品《路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cidas)的文本互涉。

犁青與卡蒙斯有着相近似卻又相反的足跡，犁青的詩是一次從東(中國)到西(葡萄牙)的詩學旅程。在評論〈致路易斯·德·卡蒙斯〉一詩中，犁青指出了一次詩性的旅程往往於詩的寫作中終結，當中必包括了四種元素：對一種

新的現實的深刻經歷及知性理解、想像力及詩性的藝術特質。他認為：“一位好詩人，應具有藝術家、科學家、史學家和哲學家的天才思維組合”(xx)。另一個重點是有關夢境的指涉，他指出“夢是詩人意識、潛意識活動再現的境界。”(xx)一旦詩完成，亦即詩性旅程抵達終點站。犁青的詩旨在讓中國的讀者能回應作品中的藝術感，並參與一次中與西、中國與葡萄牙、犁青與卡蒙斯、十六世紀葡萄牙詩人與當代中國詩人的對話！

犁青在另一首詩〈訪塞萬提斯先生〉中也有同樣的創作嘗試，詩中描述敘事者犁青探訪西班牙文學翹楚塞萬提斯(Cervantes)在馬德里的住宅，希望能與作家談話。但“騎着瘦馬的騎士”(唐·吉訶德)應門以後，卻把敘事者當為風車而使出“一挑一擊一刺”。中國詩人再接再厲邀請了金庸，希望他讓筆下的主角韋小寶作伴。因此，兩名騎士因而相遇，“我是東方的情聖韋小寶／多情的騎士”，中國的騎士的講話令同行的人“啼笑皆非”，他們最後“告別了唐·吉訶德先生”。詩由兩次想像的對話構合而成：其中一次是兩位虛構人物的對話——堂吉訶德與韋小寶；另一次的對話則是真實作家的對話：古代的作家(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及兩位的當代作家(金庸與犁青)。這種以真實人物介入詩中，並將之轉化為詩中的角色；既跨越時空、撮合不同空間、地域及文化的人物，同時又強調現實與想像的角力，是塞萬提斯及不少當代作家(如博爾赫斯Borges)喜愛的寫作手法。犁青的寫作手法彰顯了跨文化的共同性，把西班牙與中國的作家，與及他們筆下的角色融合在同一的虛構文本之中。這正是犁青詩學中非常有趣的文本互涉寫作手法。

這種有關地理及歷史、真實與文化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更能從犁青的〈石頭〉一詩中體現。這首詩由犁青一次1992年的以色列之旅所啟發而寫。詩從

在地的描述出發——寫乾涸的大自然景象——旋即飛越天空，確認了歷史的跌盪，繼而描述個人為了努力改變現狀以建立的精神意志。這種對地理狀態的描繪並由對猶太人的歷史、地理、藝術及文學的精闢見解所補足，令犁青成功把〈石頭〉轉化成一首關於大屠殺的中文詩。Petrov 在評論此詩時，提到該詩由三個部份組成：第一個部份緊扣空間（地理），第二部份穿梭於詩間，回歸歷史。Petrov 認為這種時空的過渡主要由一個三句子長的詩段表現出來，有關大屠殺的闡述也同樣有效在這段中呈現。Petrov 提到第二部份“首三句是散文句子，‘石頭’也重複出現，但它並不像第一部份那樣被孤零零地放在每句的結尾。還有一點不同的是‘石頭’變成了主角……接著，又一次出人意料地，‘石頭’又變回非主角的地位，在它上面刻上了納粹份子欠下猶太人一筆又一筆的血債。刻在石頭的是在各國被殺害的猶太人的數字。到了這裡，又轉變回詩體，每一行均以‘石頭’結尾。”（PETROV2005A:104）Petrov 提出應否視第二節為整首詩的一個評論或注腳，不過最終還是認為它是“詩的組成部份，把它放在全首詩的中段也是恰當的。”（XX）更恰當的是，這個部份可視為是犁青有意識地利用“石頭”的意象與中國文學傳統對話，實是非常明確的文本互涉例證。詩的第三部份則展示了敘事者與大屠殺的受害者有着切膚之痛，他們均為失去了的生命而淌下可以填滿“鹽分濃濃的不沉的死海”的淚水。

〈石頭〉一詩豐富了兩種的寫作傳統：其一是以中文詩重現及豐富了大屠殺詩的詩學話語。①另一種是有關大屠殺的主題對中國詩的刺激，同時又延伸了另一種犁青固有的理念，即現代詩人寫詩需“具有現代的詩質，有現代的意識，有現代的風格”（Li 8）。

在當下的全球化及科技日新月異的世界，究竟詩應站在甚麼的文學位置？犁青毫不遲疑地以詩回應了這些改變。此時此刻的中國，科技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物，而犁青的事業正反映了對這種電子科技世界的投入及熱情。在先前提及的一篇論文中，犁青提到了一次他閱讀到鄧小平與電腦對奕的新聞；他受

到啟發並寫下了〈我與電子棋對奕〉一詩。犁青指出，他跟隨“俄國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中國詩人郭小川、賀敬之等的政治抒情詩”（Li 5）所開拓的路。與此同時，他認為詩人不應“搬弄教條，不要在詩中說教。”（Li 5）反之，詩人應要“依循詩的藝術性質寫出真純的詩來”。詩因而有一種特殊的效用，“可以成為刺刀及號角，也可以夜雨潤花細無聲”（Li 5）。我的論文也希望循這個角度出發，務求了解犁青詩與塞爾維亞的關係。

2. 以塞爾維亞為題的犁青詩

犁青曾於 1991、1996 及 1999 年三次到訪塞爾維亞。在 1991 年，他第一次到訪南斯拉夫，那時正值是南斯拉夫一個動盪的時代；這次的探訪也因而產生了一系列以〈塞爾維亞的雪與火〉為主題的作品。這個創作的週期由詩人詮釋南斯拉夫及塞爾維亞歷史的三個階段開始。

第一個階段由一首〈初訪貝爾格萊德〉為首，其中注滿了對水的意象的一種關注，當中充滿了喜悅與無限的創作力：“我帶來一湖香港的清水／香江水與薩瓦河 多瑙河／一渦渦歡笑的浪花”。這種具生命力的水意象從一次塞爾維亞的詩性旅程中，由音樂與舞蹈開展出來。這種對水的關注也是對犁青與塞爾維亞詩人 Petrov 之間的友誼的致敬。

Petrov 只是在不久之前曾暢泳於中國的黃河之上，可算是與犁青的到訪有着緊密的關係。這首詩彰顯了一種至真至誠的天人接觸，充分顯示了詩人對美學的投入，及詩人的無限創作力。詩既描述了中國黃河與塞爾維亞的多瑙河及薩瓦河具象徵意義的接觸，也記錄了兩名詩人在中國的相遇！

然而，犁青對塞爾維亞的意見是兩面的。除了正面的想像，另一個面向指涉了對社會極度不安與對暴力的預示。這種觀察與一次於塞爾維亞的遊歷有關，並一直綿延至首都貝爾格萊德及南部的科索沃——梅托希亞。我會特別分析兩首以這些地方為主旨的詩：其中一首有關犁青與一年輕塞爾維亞詩人 Danilo 的相遇開始。從外觀而言，這名年青詩人強壯而健碩，像巴爾幹半島的山脈或強大的公牛；但內在的他卻如孩童般一樣害羞（如詩中描述他給予中國詩人蘋果

或凝望着森林中的雪花的片段）。較年長的中國詩人因此給了他一個關於筆與檜桿的建議，詩寫在科索沃的動盪不安的時刻，寫“要握緊 握緊細細的筆桿 寫詩／不要 不要去扳動槍機”（〈給小孩子詩人 Danilo〉）。另一首〈詩的項鍊〉是向塞爾維亞修道院中一位年長的修女致敬，她像母親，象徵純潔，是“瑩白的雪山清澈的溪水”，“一朵芬芳的 潔白的雪花”，並在靜默中悄然步向神聖的盡頭。這些詩句均被排列成特殊的圖像，與基督教修女所配戴的項鍊同出一轍。

第三個階段由兩首詩組成，它們均顯示了這個循環的基礎。十年後犁青對他的作品有以下的回應：

十年前，我前往塞爾維亞、科索沃一帶，我寫了〈塞爾維亞的雪與火〉組詩，當我在高空俯視巴爾幹地帶的景色，我看到一顆顆紅的火球從水中跳出來；當我在古堡地帶看到南行的多瑙河和沙哇河時，我看到五百年來東正教民和回教徒之間的殺戮、仇恨的恩恩怨怨。我寫了一些感性意境的詩句，那是來自我對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理性認識的感受。（Li 4）

第一首詩〈一夥熾熱的火球〉（Petrov 2005b: 106-107）清楚指明詩人以特殊詩的形式展示其對地理歷史的認知。這些認知從基本的資料轉化成詩性的意象，其中一個例子是“南斯拉夫裂變噴發的紅太陽／一簇萬箭疾射的利劍”。這種個人與感情上的回應均以第一人稱敘事，就儼然是一種主觀的發言或提問：“我的臉頰紅腫斑斑／我的眼眸昏黃炫炫／薩夏啊！／你在薩瓦河岸 你在多瑙河邊？／你在等待我麼？”塞爾維亞詩人薩夏 - Petrov - 正在火叢中靜候，卻與河流與海水打交道。象徵建立意象的水，與象徵破壞的火，有着天壤之別。另一首詩〈一九九一年的南斯拉夫是——一座聳立着的倒置的金字塔〉比較客觀，指出了 1991 年的南斯拉夫是一個言語與視覺的混合意象，這是一個因種族不同而產生破裂的時期。相對於一種建造於穩固基礎的國家想像，南斯拉夫是一個生存於金字塔頂端，承受着無限壓力的地方，這個建築隨時會傾斜、倒塌、變成碎片。這種對破碎的預示，在〈世界末日一景〉中最能被反映；如 Petrov 所窺伺般，這首詩充滿了末日的

圖像，如：天崩地裂、頭顱鬱鬱、古代及現代的各種武器（劍、弓箭及現代的戰士），它們與毛毛蟲、白老鼠與黑色的鴿子“銜着一枝橄欖／——袋救濟品”（還有一種對人道救援的指涉）同時存在。

當犁青於 1996 年第二次探訪貝爾格萊德時，南斯拉夫已開始四分五裂。斯洛文尼亞及克羅地亞正式在歐盟與美國無條件的支持下獨立，而馬其頓也和平地獨立了。在 1992 年波斯尼亞發生的戰役，一直延至 1995 年，同年又向克羅地亞展開兩場“快閃”及“雷雨”行動，驅逐了 25 萬塞爾維亞人。於南斯拉夫及黑山留下的南斯拉夫原族人，被視為是殘存的南斯拉夫。自 1992 年起，黑山一直受國際公約的限制，無法克服嚴峻的經濟危機與及來至克羅地亞及波斯尼亞約 25 萬的難民，與及在科索沃中發生的亞爾巴尼亞革命。

不幸的是，最惡劣的日子卻仍未發生。自 1999 年起，南斯拉夫承受了長達 78 天來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的轟炸。這些轟擊有兩個不同的目的：一為殘存的南斯拉夫進行變天，並將科索沃分割成為由歐盟與美國在軍力上共同控制的獨立亞爾巴尼亞政治體系。雖然北約並沒有直接參與對南斯拉夫的侵略，但同時他們也無法制止任何的武力。自西方在冷戰時期成功以後，北約對蘇聯的疑慮也逐步釋懷，並隨時準備支援美國推行新世界秩序。在南斯拉夫持續不斷的轟炸中，也由最初以軍備地點為目標，目的只為了對塞爾維亞強加西方的理念；當理想未能如願時，便改為轟炸平民：如發電站、路段、火車軌、工廠、天橋、甚至涉及巴士及火車的群眾、難民營、醫院、學校、城市與市鎮也在所不惜。不幸的是在貝爾格萊德的中國領事館也成為了他們的轟炸目標，是次事件中有三名中國籍人員被炸，另有不少受傷。在 78 天的持續轟炸中，有一些是集束炸彈、或含鈾炸彈，對平民造成極嚴重的傷害。成千的人（包括了士兵及平民、婦女與孩子）被殺，還有數以百計的人受傷。不少集束炸彈至今仍遺留在塞爾維亞的土地、山區、城市中，它們對於人民、流水、及土壤的損害更會綿延至上千年。在轟炸發生以後，犁青於 1999 年再次到訪塞爾維亞，他對這些損害的感受，就像是它們剛剛發生一樣：

進入 1999 年。我最擔憂和最恐懼的事發生了！我在電視中及報上看到了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於春天 3 月 24 日開始對科索沃和塞爾維亞進行了大轟炸。這是一場不幸的災難。

這是一場以強打弱、多打少、大打小的極不公平和不人道的非正義的戰爭。我非常震驚和憤怒！……它使我想起了中國的一句古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因此，我寫了一大組詩，我想以此方式作為我對南斯拉夫人民的一種支援。希望這場非正義的戰爭能儘快結束！（Li 2001b:102-3）

這段文字主要提出了會的不公義，其中包含了對感性、心靈、道德規範的指向；也蘊含了對破壞、死亡、戰爭的控訴。犁青對這些相距千萬里的受傷者有着切身的傷痛，他的《科索沃·血色的春天》主要針對塞爾維亞及科索沃的傷者，同時也對南京的中國死者及大屠殺中的猶太人表達關注。《科索沃·血色的春天》主要發掘弱者如何與強大的軍火抗爭，當中指向暴力的不公義、對人性的剝削、恐懼、痛楚、悲劇、生命的喪失及對希望的深刻描繪。犁青就此採用了既現代又具傳統性的文學技巧：文本互涉。

3. 文本互涉的應用

在犁青前往西班牙的途中，他有機會觀摩不少西班牙大師的作品：如戈雅及畢加索等。但他並沒有直接寫這些作品，因為同時期塞爾維亞也發生了不少的事端。然而，這些大師的作品中對人性的傷害卻在塞爾維亞的戰爭中被反映出來；在《科索沃·血色的春天》中，犁青指向兩個資料：一是基本的歷史事實，另一種資料則來自言語及意象的文本：

今年春天北約集團軍對科索沃、塞爾維亞的大轟炸，我看了電視和新聞受到震撼，我很想寫詩。恰好我在寫有關西班牙之詩時，我認真的看了畫壇大師戈雅和畢加索的反戰名畫。以及由戈雅聯想到寫了許多圖像詩的著名詩人沃茲涅先斯基的詩作《我是戈雅》，再由一些版畫、油畫、兒童畫、英美的漫畫等觸引而寫出了近二十首詩篇。畫家和詩人共同的傑出才能是展開強度的想像力的翅膀飛翔。（Li, 10）

這些詩均有着相同的標記，亦即文本

互涉的文學技巧。這種自遠古已存在的文學技巧，把以前的文本的部分或零碎的片段，以刻意或非刻意的方式置入作品中。文本互涉包含了文本的語意部份，其中大部份是言語的：如詩、小說、傳說、迷思、成語、禱告；有的則是意象的，如油畫、雕刻、絲綢、電影、相片、卡通及海報等等。這種手法主要依賴一些指涉或暗示，與及讀者的認知能力來維繫文本之間的關係。若有關的暗示不存在，認知的過程便變得極為困難。如果作者與讀者之間擁有相類似的文化背景或互涉的文本是人所共知的作品，一些隱藏的文本片斷便會容易被確定。文本互涉可算是隱喻的一種：它從文本中抽取零碎或細小的片斷，繼而產生聯繫。犁青的作品反映了一種相類似的作家傾向：由於中國的讀者對於不少的文本及意象不大熟悉，因此未必能成功明白其中的玄妙；於犁青而言，有必要在文中較清晰提出指涉的部分。由此也可以理解犁青有關科索沃的書寫，均十分清晰地指出了文本互涉的部份，例如所取材的油畫與卡通、相片、地圖、設計圖、剪報、評論的複印均被詳細列出。

犁青在討論有關南斯拉夫的轟炸與科索沃的命運中，指向了一些戈雅（1746-1828）的圖畫。最先的是一對作品：《裸體的瑪哈》及《穿衣的瑪哈》，兩件作品描繪了一個婦人躺臥在沙發上，其一展露的是她的裸體，另一幅則是穿了衣服的油畫。雖然兩幅作品並沒有與戰爭、破壞或受難有任何直接的關係，它們只展示了一個無名的年輕美麗的軀體，犁青卻稱她為戀愛女神。戈雅在創作這個裸體的婦人時受到保守人士的強烈攻擊，被批評挑戰傳統，刻意描繪真實的人像。但其他歐洲畫家卻視戈雅為靈感的泉源，而犁青的作品則可被視為是首位中國藝術家對戈雅作品的直接回應。在《三位天使般的馬哈》一詩中，犁青把這種視覺的意象翻譯成為語言，將之重置於一個不同的環境中，並以另一個記錄模式重現：詩引用了一張展示塞爾維亞被蹂躪的戰爭軀體的相片。在這張相片中是一個年輕的、無名的女性軀體、缺乏了生命、半裸、背向相機躺在地上的一幅照片。犁青形容這是第三個馬／瑪哈。三個馬／瑪哈均是降落至

科索沃的天使，她們的存在只為了體現恐懼及被剝奪：第一名被炸彈斬首，第二個的手被斬斷，而第三個則被炸成粉碎。有關對戰爭的視覺展現往往是針對死亡，並由無名的軀體所代表。將象徵生命力、美麗、年輕的女性軀體，與死亡作強烈的對比，是詩人向讀者帶出一個截然不同的訊息。犁青成功創作了一個全新的詩學意象：它既是有關時間（1999年）及在地（科索沃）的記錄，也是由一次由記錄性的視覺意象延至言語文字藝術的旅程。文本互涉是詩中極為重要的元素，犁青為了令中國讀者了解這些指涉，用了三個特殊的手法：詩的題目、注腳及重現戈雅的畫像及相片。

〈三位天使般的馬哈〉一詩可算是犁青有效利用文本互涉，以優美的詩意象與遭殘害的身體作強烈對比的最佳例證；而〈一隻手掌及和一節腳肢〉中所描畫的軀體也受戰爭相片所影響，暗中展現了暴力的隱喻。這首詩包含了兩個部份，其中集中討論了不同的身體部位。第一部份以人的手作為描繪的對象，“這隻手掌是那麼柔綿那麼鮮白”被拋到草裏去卻是“安然的順從的”；第二部份則有關於一個卡車載滿了死屍而有一隻腳更懸掛在外；“這條腳肢的腳掌尚很完整和乾淨／五只腳趾是那麼圓滑和嫩白”。死亡於時間中被徹底揭示：當中是一個突然及絕對的停頓，像欠缺了時間處理平常一般的事務（“穿上軍鞋”），或衝擊暴力（“握成拳頭”）。這首詩側重了死亡的一刻，以彰顯生命的相反意義。手腳之間的關係本是存在，是乾淨、溫柔、雪白；但頃刻間卻變得黑黝黝、乾枯、盲目。若隱喻是把部份轉化成全部，犁青在這首詩中採用了反隱喻的手法，對死亡的詮釋是將部分從全部中割裂，同時呈現了部分對於全部的破壞。

一種與戈雅作品的文本互涉的手段同時出現於另外兩首作品中：〈戈雅 1999年3月24日〉（與戈雅作品《五月三日蒙克洛阿的處決》有關聯）及〈我是戈雅〉（戈雅的《戰爭的災難》）。第二首作品更是一個相重的指涉，詩的題目同時回應了俄國詩人沃茲涅先斯基相同的作品名稱〈我是戈雅〉。

另一個文本互涉的例子是與西班牙作家畢加索及他著名的作品《桂尼卡》有

關。畢加索的創作與西班牙內戰有關，桂尼卡是一個位於巴斯克省中的小鎮，這個小鎮由與佛朗高（Francisco Franco）軍方聯盟的德國與意大利軍隊所炸毀。這幅畫受西班牙政府所托而繪畫，目的在於抗議當日的轟炸；這幅作品首次於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的西班牙館中展出。其後又於其他的首都中巡迴展出，可視為是一次為共和國體粉飾太平的手段。在1939年內戰結束以後，這張作品同時被轉運至美國，並根據畢加索的意願在紐約的現代美術館中展覽。這張作品於佛朗高年代結束後，回歸馬德里。《桂尼卡》因此成為多個年代的重要反戰象徵，亦因而舉世知名。在他的詩中，犁青將這個作品提昇至兩個文本互涉的環節：第一是其中的副題（指出它仿照畢加索的《桂尼卡》而創作）及注腳（指出詩中的意象是由油畫所啟發）。這首詩寫1999年在塞爾維亞的轟炸，當中尤其指涉了在貝爾格萊德針對中國領事館的炸毀，描寫了有個智慧導彈造成三名中國籍人員死亡及無數的傷亡。犁青借助 Petrov 詩的題目：“強盜狂炸貝爾格萊特的萬里長城”（這個指涉在注腳中提出，是為着幫助不熟悉歷史的讀者而寫），再一次用了圖象來排列他的詩句：這標誌了一種對直線發出的導彈及橫線爆炸的一個深刻反思。這些令人刻骨銘心的言語意象與《桂尼卡》中不少意象融合為一。以下的句子更能體會犁青如何把畢加索的立體主義演繹於他的詩意象之中。

有隻黑色的公牛瞬間整頭刷白
牠額頭隆出線路電版翹起牛角
雙耳穿頰飛出角刀閃閃發光
牠一眼怒盯前方一眼移位偏旁
左鼻朝天右鼻俯地口吐舌劍
白色的尾巴颯颯飄揚

有匹驕健的白馬驚蹄躍起
牠雙眼圓睜雙耳豎立
牠張口舞牙下顎倒轉成三角尖刀
雪舌似劍飛穿黑暗
牠前腿騰躍踉蹌了一株鮮花
白色的尾巴翻轉昂起頭項

這些突然而來的破壞被轉化成破碎及分割的立體圖象，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推動

力：對生物包括人與動物的剝奪、對暴力及死亡的恐懼、害怕、以至痛苦等。一切也被弄得支離破碎、被支解、在空氣中捲起來。詩以完全的靜默作終結，寫一個母親在“四周是漆黑的牆垣漆黑的門窗”中尋找她的孩子。另一首詩〈偽君子〉，也指涉畢加索的版畫——《佛朗哥的狂想與謊言》。犁青再一次以自我文本指涉（副題）的手法，寫偽君子是“高大威猛”、“位高權重”，一個現代政客以“調解糾爭／制止紛爭”之名“維護和平炸死蒼生”。這首詩將立體的意象以諷刺的形式展現：在他的前額有另一隻眼，他在一隻腳上有第三隻手，他的鼻樑一直延至胸前，“他陽具似旗桿升起藍裙／日間偷雞摸奶夜裏春宵盡興”。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建基於一個非常特別的資料：一組由7至12歲的塞爾維亞小孩在轟炸時的記錄及所繪畫的圖畫而啟發。犁青及他的妻子卡桑直接資助了相關的展覽及出版。這些作品均表達了一份孩童對生命、身體受傷、心愛人士的離開、及對缺乏安全感的一種直接回應。孩子以意象說話而不是採用具邏輯的話語，卻有效地以詩及敘事對抗夢境、寫童話故事及展現令人困惑及不安或恐懼的心情。這部詩集以〈有關目標的回答〉作結，它包括了一段有關陀爾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文字的重寫。這個對話由敘述者被詢問是否願意建造一座以折磨孩童為用的皇宮開始。答案是否定的。而這種有關陀爾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互涉可以由兩個方向理解：孩童的脆弱心靈及成人的道德責任。

《科索沃·血色的春天》的最後一部份是一個題為〈世紀終審法庭〉的循環組詩。又一次，犁青利用了自我指涉的互文宣示（如副題、注腳及評論等），指出文本之間的關聯。由副題的“埃及神話新篇”中開始，這個循環將當代的活動轉換成埃及《亡靈書》的結構與意象，作為針對死人的審判及描述他們轉至終審法庭的過程。第一首詩提到“貝爾格萊特街頭出現了一條‘訃告’”，並以注腳的形式出現，表現了對空襲的事件的關注，這明顯是針對邪惡侵略者的一次審判。在這個據點上，現實與歷史構合成傳說中終審法庭審判。在法庭中有不少來自埃及傳說中角色如奧西里

斯(Osiris)、托特(Thoth)、瑪亞特(Ma'at)、阿米特(Amit)及另外42個審判官。他們需要對這些被指責的人進行審判：三個木乃伊、二十世紀的戰犯等，均被太陽舟接到法庭。第一個是必須對南京被殺害的30萬人負責的武士，他被30萬的屍布所網綁。第二個與毒氣室及身上刻有極右份子的標記，即與六百萬人以上的死亡有關，他的身上有“滔滔血漬／腥臭”。第三個戰犯則必須對原子彈、衰變鈾彈、黃色雨及原子彈（在廣島、越南、伊拉克及科索沃）的災難負上責任。但這些木乃伊是空的，身軀成為了逃犯。這些審判根據埃及的資料進行審判：法官用一個天秤，一邊是羽毛代表了公義，而另一邊是被捕者的心靈。當後者比公義的羽毛重的時候，那個心臟便會被執行刑法的惡魔所食掉。

犁青的戰爭災難詩學包括了：框架轉換、對抽象概念的承載、超文本評論及文本互涉等。框架代表了將事物從一個背景（歷史性）轉移至另一個（傳說性），從一種時間網（線性）轉至另一個（循環），從一種注視（特殊性）換至另一種（普遍性），從一種手法（描寫性）延伸至另一種（詮釋性）。第二種手法表現抽象性的概念：例如公義，通過角色描述、意象及敘事中有有效呈現。這些不公的掠奪者包括戰犯，而他們均展現於特別的人物中：木乃伊、人的空洞軀殼等。他們全都擁有假眼、黑髮、白齒（面具），但他們同時承載了特殊的歷史指標。第一個在南京揮舞着“武士刀”搖晃“太陽旗”，第二個紋上了卍標誌並被六百萬的屍布所包裹，最後一個則與一系列被轟炸的地方如廣島、越南、科索沃及伊拉克等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現代戰爭的災禍及對受害者的不公義均可以通過一個二元對立的方式展出：在終審法庭進行正義審判與地面上的政治及軍事力量是完全分裂的。第三種的手法是超文本的評論：通過題目、副題、及注腳中提供了極為詳盡的資料，並反映了詩人的自覺性。第四種手法是文本互涉。在這個〈世紀終審法庭〉循環中的人物、敘事及意象均指向了《亡靈書》。在同一個循環之中，一些詩也有着直接或間接的文本互涉關聯。在最後的一首詩句中是有關木乃伊二號：

“層層屍布／包紮不住／滔滔血漬／腥臭”。這與莎士比亞的《馬克白》的一句：“阿拉伯所有的香水也不能淨化這隻手”一句極相似。這個句子是由這個文本中被置換成另一首詩的題目：〈香水洗不淨這隻手〉。另一個手法是用了一個卡通的片段來描述塞爾維亞的轟炸，並於一個評論中帶出了《馬克白》的引言。文本互涉增強了意象的力量，旨在傳達對罪行的審判，而這種良知不斷以象徵性的形象重複出現：六百萬的“屍布”也不能掩飾污點或臭氣，誠如像亞拉伯的香水也不能滋潤沾染了罪行的手。

每一個在《科索沃·血色的春天》中出現的循環也採用了文本互涉的手段，當中包括了滲入了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莎士比亞、陀思妥耶夫斯基、沃茲涅先斯基、Petrov等），油畫（戈雅及畢加索）、卡通及在傳媒上出現的記錄性相片、或孩童對塞爾維亞的言語及意象記錄。唯一不同的是最後的一首詩：〈廿世紀風景線〉，這是一首詩描繪新世界的目眩神迷的意象。後者卻不是建構一個全新的世紀或象徵對舊世界的終止，反之卻是對好與壞的一種持續的對抗。這個地方由三個部份組成：第一是死亡與破壞：破舊、零落的地方、碎片、墓地、石頭的棺材、無生命力的軀體、被分割的屍體、木乃伊、鬼魂等。第二個是建築的記憶：戰爭博物館及一個為了紀念大屠殺及暴力而設計的展覽館，目的既是對受害者展示一種哀慟、也作為一種對“被炸斷了頭、臂和胸腹的”的禱告。第三種是構築一個舊世界勢力的超現實的版本：那是一個聚集了戰爭主腦的新“七角大樓”：他們在設計廿一世紀的武器：如電子儀器、鐳射發射器、數位化戰場等；並同時細心觀察一種新的血流成河、“血流遍野”的意象。當中的嘲諷顯而易見，可算是在終審法庭中以公義的羽毛對抗無處不在的權力的一次當頭棒喝。

① Petrov (Petrov 2005a:112) 在文中引用了尼利·沙赫斯(Nelly Sachs)的〈啊，煙囪！〉一詩：“啊，煙囪，你是耶利米的解脫之路，是雅名之灰，是誰把你藏起來的？是誰為你壘石？那灰燼可是避難之所？”

我所欣賞的 “日記體”

◎劉荒田

被稱為“世界末日”的日子，安然無事地過去才三天，熊國華就做了一首〈我的2012年12月21日〉，他發來給我，我的回答是：你給對人了！

這一篇，是日子的流水帳。這一天所發生的，所想的，所幹的，一一記錄在案。本來，這是犯“忌諱”的。詩要意象，庸常日子卻是“散落一地的雞毛”；詩要衝擊力，普通人沒有意外的生活，從來是乏味小事的羅列。然而，在和平時代，過著安份、刻板、平靜日子的詩人，如果不具備做“日記體”的能耐，如何把詩進行下去？總不能為做情詩而製造一次次失戀，為追逐靈感而酒駕吧？

本來，“這一天”堪稱千年未遇，某些笨蛋為它散盡百萬家財，許多人為它焦慮無比。第一節就此作了交代。“富翁躲進用黃金打造的方舟／乞丐跪天祈求世界末日來臨”。黑色幽默所渲染的背景， “日子”終於到達。

往下，這首詩以兩個特點，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一是人生的本真呈現

按時序遞進的敘述，首先是醒來，“我還活著。我們還活著，真好／妻子安靜地睡在我身邊／昨天的手電、食品、飲料、棉衣／昨夜的夢境，如昨夜星辰一樣遙遠”。好極，“末日”沒有應約而至。往下，是一天日子準確的羅列，從自己一首被肯定的為“詩地標”的詩想起詩的生命，對應和末日唱反調的“永恆”。一位中文系女生的作文，也問到末日來不來，詩人予以模糊的否定。獨自吃麵條而想到壽命，依然牽涉到這一題旨。形而上夠了，便去打乒乓球。“正面反膠、反面長膠，直拍倒板打法／小球大道：旋轉隱藏著宇宙的奧秘”。晚餐豐盛，親人團聚，閑話家常，人間溫情戰勝恐懼，“我儼然家長坐中間。

舉杯！慶幸／一家人在一起不容易，活著不容易”，“是不是最後的晚餐，不再重要”。

瑣碎人生，在以“象徵”取勝的現代詩中，也許因“蕪雜”而被捨棄，可是，我偏愛這親切，溫暖，讀了益發感到，越是沒有驚濤駭浪，越是可愛。奇情，戲劇性，大起大落，懸念，柳暗花明，出奇制勝，這些法寶讓以收視率為唯一鵠的編劇們拿去吧！我獨愛可預測，可安詳品味的非“末日”人間。

二是“舉類邇而見義遠”

如果詩人拘泥於瑣屑事件本身，那有可能失手，把日記體做成“梨花體”（但此體的相當部份別具深味，不可抹殺）或“羊羔體”。日記體和“口水詩”的分野，恐怕主要在於能否做到“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引自《史記》對屈原的評語）。

這首詩的“平鋪直敘”，是以“反思末日”為動力的，因之，張力在字裡行間湧動。在敘事中，詩人不失時機地插入精到的議論：“預言並非完全沒有根據／生態環境，江河日下。天災人禍，節節攀升”“罪惡來源於人類的邪念／諾亞方舟存在每個人的心靈”。

末尾進入詩情的高潮，觸及一個人的“末日”——死亡。“晚上我坐在電視機前收到朋友的信息／‘黃運基先生 21 日在美國舊金山醫院安靜去世’”。詩人的哀悼是別具一格的：“黃先生，您有福了！在世界末日，如投火的鳳凰”，不是嗎？在號稱末日的一天，一個老人就此進入永恆。

這一天平安過去，“末日不是毀滅，是涅槃後的新生”。詩人決心，從此“在藍色地球上，走得像一個真正的人”。

一首起步於庸常日子，歸結到深刻哲學命題的好詩，就此呈現。

2013.1.2

喬伊斯（1882-1941）出生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在瑞士的蘇黎世去世，因在《尤利西斯》（1922）和《為芬尼根守靈》（1939）兩部小說中運用語言的試驗及對二十世紀的文學新的方式的創造與其探索而名聞於世。他的父親曾是高職的稅務官員，但因酗酒、工作疏忽大意而被開除，從此家道中落借債度日。喬氏本來想習醫，但付不起學費。他進過多間學校，卒之在都柏林大學學院勉強地畢業於現代語言學，他意識到自己的專業將來難找到工作。他常到圖書館讀書，對祖國的文化墮落感到興趣，並積極參加文學與歷史和政治協會的活動。對劇本泰斗易卜生極為讚賞，寫了一篇著名的評文〈當我們死而復醒時〉，刊於倫敦的《雙週評論》上，那是 1900 年，喬氏才十八歲。1902 年他帶同和他同居的未婚妻一起前往巴黎尋找習醫的機會，但沒有成功，為了維持在巴黎的生活，只有依靠寫書評和教英語為業。餘時便將這期間的評文和審美學筆記編成一小書《詹姆斯·喬伊斯論文集》，該書直至他死後近 20 年的 1959 年才問世。

1904 年喬伊斯出版了一短篇小說《死者》，其中以下雪作為靈魂的飄翔而聞名於世，成了傑作。次年，他遷居於國際城特里雅斯特教授英語為生。業餘寫作接受了傾向象徵派和現實主義結合的影響，寫下了自傳性的小說碎片《青年藝術家的肖像》，那時喬伊斯接觸了美國詩人龐德，發表了他的代表自傳性的小說《尤利西斯》，在《利己者》雜誌上連載。那時喬氏已因工作狂而近至雙目失明、健康惡化，窮困到了四處求貸的地步。

《尤利西斯》最著名之處是喬氏採用了“意識流”技巧，這種技巧來自中國的佛教，喬氏聲稱最先採用此法的是法國作家迪雅爾丹（Edward Dujardin, 1861-1949）；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1842-1910）也曾研究過“意識流”的作用，因他讀過中國的古典文學和詩作，在該書內很多段落不加標點，以致有隱晦之感。在該書內珀涅羅涅的內心獨自結尾，喬氏最後用了一個字：Yes，顯示出英語用詞的高超技巧，表現情緒熱烈的愛與美交融的頌歌的地方，怪不得榮格（C. Jung）也說：“確是精奧

的文學心理學，恐怕只有魔鬼他奶奶才能對一個女人之真實心理狀態，了解得如此深入，我不可行。”榮格在治療他時並指出：“喬伊斯先生啊！你們在海洋游泳，你的女兒露絲亞不會游泳，沉溺了！”

喬伊斯曾寫過一些詩作：〈室內樂〉（1907）、〈只值一分錢的詩〉（1936）和〈唯！這個嬰兒〉來紀念他的孫兒出生，他印了多卷給朋友們看。因為那些作品過乎簡陋，龐德曾勸告他將其丟棄，不要公諸於世。

喬氏於 1939 年出版《為芬尼根守靈》（The Wake，或譯尾波），他創作該書時字斟句酌，有如把原子打碎，有時一段文字要改幾十次。喬氏描述一個普通的民家，涉及有人的夢幻複雜而變化的意義不定，採用語言象徵和風格與多層的結構作成。他受了中國易經和史記的影響，用循環道理來陳述歷史。對西方人來說，此書難以理解，但卻使其充滿詩意和機智。他的技巧傑出高超，被視為新世紀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無論是科學上或精神學上皆是。筆者認為他也是提倡散文詩的初始者！如果將他早期的小詩加上他三部最著名的小說來讀，他無疑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撇開其小說，則他只不過是一個拙劣、自封的詩人（Poetaster）而已！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詩的形式千變萬化，但詩的基本元素卻是不變的，除非它已經不再是詩！唐詩、宋詞，五言、七言，絕、律等等是古人作詩的方法和規範。今人則寫十四行、豆腐乾、不押韻的分行詩或散文詩等等……古人不可能用我們今天的形式來寫，但今人卻可以古詩的形式來創作。這是我們的福氣呢？抑或是我們的包袱？詩人當然完全有自己的創作自由，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寫什麼東西就寫什麼東西，我們無意菲薄某些詩的形式，而將自己同時也陷入“形式主義”的陷阱裡。可是今人創作的古詩，如果絕大部份都是些相互唱酬吹捧的東西，但又視之為國學傳統和精粹，又如果這種風氣也傳染到了現代詩壇，那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了！觀諸目前許多網路刊物，可知編者的擔憂並非無的放矢，那些某某大壽、某某弄璋、某某大婚、某某喪親、某某參加某會、某某大駕光臨某地的“詩”充斥氾濫。當然，如果只是某某自己一時高興感慨作詩以記之銘之，那是無可厚非的！但某某的“大作”一亮相，又引來一大堆新知舊識或根本不識的某某、某某、某某來原玉奉和，那就是污染了。前些日子北京的空氣污染，令不住在北京的我們，也開始憂心地球前途；而古詩的這種污染其實早已吹到現代詩壇，例子不鮮，這裡暫不“推”舉，但如果現代詩壇也淪陷的話，那中文詩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三十多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本期出版，適值中國人的傳統新年，編者在此代表新大陸祝大家：

蛇年大吉祥

詩訊

舊金山前越華文壇聞人陳大哲先生因病久醫罔效，經於今年1月23日與世長辭。

1月13日下午，一場以“和平之聲”為主題的南京詩人蔡克霖新年個人詩朗誦會在天津西岸藝術館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詩友百餘人歡聚一堂，深情吟誦詩人的多首詩作。

台灣人間電視節目《知道》於2012年12月23日播出由符雅君訪問《創世紀》詩刊詩人方明的專訪。

由越南西貢“胡志明市華文文學會”主編的中文《文藝季刊》經於2012年12月出版創刊號，並計劃由第二期開始發表世界各地詩人專輯。

馬里蘭州華文詩人冰花詩作研討會於今年1月20日在中國瀋陽召開，到有當地詩友18人。

高雄詩人林明理創作及獎牌皆豐收，獲2012年《中國今世詩歌獎指摘獎》第7名及河南開封舉辦的“全國詠菊詩歌創作大賽”銀牌獎。2012年底陸續出版《清雨塘》中英譯詩集及《用詩藝開拓美——林明理談詩》。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三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